

第十期

談

日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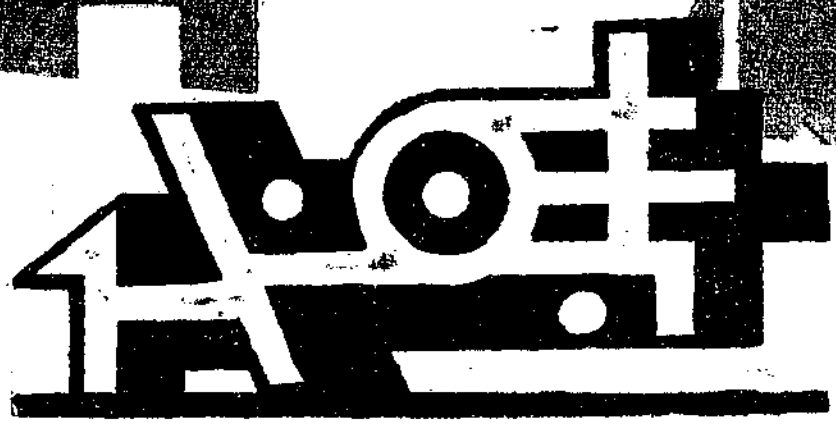
D E C A M E R O N

NO. 10

•角一洋大份每•

日十月一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中國三大便宜刊物



藝術大眾化的先鋒

每冊二角

國內四元六角
國外七元八角

全年廿四期

國內二元四角
國外四元

半年二十期

每冊一角

國內二元
國外二元

全年廿四期

國內一元
國外一元半

半年二十期

論語

中國唯一的一幽默刊物

每冊一角

國內三元
國外四元半

全年廿六期

國內一元六角
國外二元四角

半年十八期

十日談

趣味濃郁的大眾讀物

為酬謝愛護本刊之熱忱起見
特訂千載一時之聯定優待辦法



- 一、聯定時代論語及十日談各一年者概照九折計算
- 一、已定時代論語或十日談一年者再定時代論語或十日談一年亦照定價九折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一、聯定時代論語及十日談各一年者憑定單採購本版書籍畫冊照價八五折優待

總發所行

時化圖書公司

●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 電話九二〇三一號

答案。

買司干買什麼

報紙上大幅廣告見有華美烟公司出品藍買司干香烟請上海市各大學及各高級中學校注意，因為他們舉辦獎學金，辦法是考試國文，以資提學倡國學，先由該公司擬就試題，托各校預試然後再該公司擇定地點復試。復試卷由五位先生評閱，獎金由校長轉發。我想買司干想買什麼？香煙公司之廣告方法多矣，何必牽涉到學校裏來，而接受擔任復閱卷五先生，何未深思此舉之不當。試問華美烟公司是國貨公司乎？此其一。學生提倡吸煙可乎？此其二。學校教育為煙公司作廣告用乎？此其三。學校執事有何種義務代煙公司作此種考試之預試？此其四。提倡國學考試國文的含義安在？此其五。凡有骨氣之學校，有骨氣的學生，一定不參加此種無意識之舉動，我可以斷言。希望五先生也辭去閱卷的任務，以保其一向之名譽。

佛教徒自盡

報載上海市佛教徒黃松林，平日研究佛法，又通西國語言，由佛教淨業社等給付每月八十元之津貼；派赴印度研修佛學，成績極佳。此次照空等十四外國和尚來華受戒，即係黃君所介紹。黃君並將六祖壇經譯成英文，寄發各國宣傳，其功不小。頃由和平社探悉，黃君因鑒於我國國難嚴重，國人尙不覺悟，仍為權利之爭，灰心之餘，遂在希臘，自投清流，並貽書國人，殷殷勸化。葉恭綽、關綱之，王一亭等，以黃身後蕭條，妻孥均幼，當即募洋二千五百元，周其家屬，並擬定期開追悼會云云。這個黃君未免太不像佛教徒了，基督教反對自殺，佛教也有殺戒，自殺想也在內，不去精進努力，又不能徹底照出家人辦，既不積極作奮鬥努力之準備，也不六根清淨四大皆空，這所以免不了自殺吧。可以叫做未能免俗的自殺。

論 勦 匪

豈凡

這是勦匪宣傳週間的規定，各種刊物一律要著勦匪評論。本刊也得有這一篇。勦匪是應得勦，這可以說是天經地義，誰也不用懷疑不會懷疑的。因為勦匪即是自衛權之發動，一個人而不講自衛，離人道遠了，耶穌的人打你右頰以左頰獻之，是不可為訓的。所以猶太人的復國運動很難成功，而我們對於不抵抗主義，也不表同情。匪要勦，即使不宣傳，我們也人人知道，也人人感到有其必要，現在宣傳起來，可以說是深得民心的舉動。

匪者何？我可以下一定義，凡侵害我人民的權益，掠奪我們的所有，阻礙我們的發展，威脅我們的生命，擾亂社會秩序，破壞我們的社會，一切有害於人民的存在，全是匪。綁票匪的劫人勒索，是匪的行為，土匪的殺人放火，也是匪的行為，此種匪，都是應加痛剿的匪。今有匪也，比之土匪綁匪，其兇惡乃十倍之，他們殺人可以隨便，不宣告一點罪名，拘人可以隨便，不使社會知道而暗中實行，並且破國法，絕滅古來傳統的道德，毀損良好的社會組織，實行獨裁制，要殺盡異己的人不附己的人，這就是那個十惡不赦的共匪了。

共匪是危害民國的而且危害人民的，他在江西荼毒人民使老弱路上死，壯者槍下亡，並且攻奪城池，設立政府，謀反抗民國而屠殺無辜之百姓，其罪上通於天下徹於泉，人人得而誅之。我們人民，只求安居樂業，不欠賦稅以安心工作，能夠每日不缺三餐，萬事心平氣和，心滿意足。

共匪一來，便不好了，他把我們的財產產業，却搶了去，沒有財產的把人搶了去，壓迫我們，限制我們，殺奪我們天賦的人權，自由平等博愛，他全不知道，他只迷信唯一的主義，那可怖的馬克思主義。共匪夢想改造社會，而把社會弄成一團糟。

共匪的罪惡，數說不盡，先講外患。因為共匪的牽制，抗日軍事無功，徒然死不少人，終於訂了休戰之約，事實上成立了滿洲國溥儀先生做傀儡執政，東北四省非復我有。你看共匪的罪惡大不大，沒有共匪，中國可以抗日到底，而且馬上可以抵抗，決不是長期和準備，並且對日軍大有勝利之望，不打共匪，更待何時。所以安內即攘外，攘外先安內的理論是天然成立的了。

內蒙自治問題，也是共匪之罪惡，新疆之亂事，西藏軍之侵邊，大概也是共匪之故。共匪實是中國一切外患的根源，要求中國之復興，不可不先去剿共匪，所以剿共是刻不容緩的。

共匪的罪惡，數說不盡，再講內亂。四川的叔姪內戰，一定由於共匪之從中挑撥離間，否則以叔姪之天性，決不使相見以干戈。民不聊生的捐稅，以及天災如地震大水，全由共匪造成，因為共匪的擾亂，使牧民者不注意防災，而天災人禍來了，因為剿匪要軍費而重重的捐稅來了。共匪實是在人民的對頭冤家。

共匪又長於宣傳，害得防不勝防的青年，橫遭慘禍而被殺害，有許多青年學生，都給共匪害死了。共匪的害人，是數說不盡的所以剿共是刻不容緩。

但共匪之外，一定還有別的匪，所以宣傳週叫剿匪而不叫剿共。因匪，無論是什麼匪，却是人民的仇敵，害人而非益人，全都應加剿滅，也是極合理的。對於剿滅匪黨匪類，全人民都讚同擁護，已經說過，因為凡匪者即與人民不兩立而是侵害人民天賦權益的。

一切的匪，都得受天戮。同於匪的行為，如土豪劣紳污吏貪官之類，在侵害人民一點上看來，也就是匪，也應剿除可無疑問。起來，我們要剿滅一切的匪，凡危害民國侵損人民的匪徒，都在剿滅之列，這是我民族的自救自尋生路的第一步。事急矣，不見太平洋上東北平原的烽火嗎？全人民都起來從事剿匪工作啊！

前後左右 倚重

黨元老林煥廷先生仙逝了，許多意見不相合的黨國人竟然大團圓而在上海為之開追悼會，這是中國今後能和平合作的一種好現象，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不過，這追悼會還有使人不滿意之處，就是研究佛法的戴季陶先生，僅僅只送一副挽聯，並不在湯山的別墅中為之唸經超度，似乎有些對不起老朋友耳！

去年班禪在北平的太和殿設壇誦經，祈禱世界和平，一時黨國要人，失敬軍閥，無聊政客，大家向來頂禮，北平熱鬧非凡。今年張天師的第九十九世孫在上海的大世界設壇誦經，祈禱世界和平，沒有黨國要人等前來參加，未免有些美中不足，豈張天師九十九世孫奉行道教，道法不及佛法耶？

日俄備戰甚急，世界第二次大戰的炸彈，不久就要爆發了。如果爆發起來，中國是池魚被殃，這是必然的。為要避未來之兵災，祈禱世界和平，這是必不可少的。做事當權其輕重而定先後，我主張高等致誠，是天下太平時演的把戲，在遭亂世，實在談不到致誠，倒不如請政試院院長戴季陶先生在湯山的別墅設壇起法壇，誦經祈求和平，較為適當。

法，德，意，比等國籍佛教徒毗羅，阿波羅，西提等陀，優婆塞，阿努空百加，巴提拉法，烏法巴，沙西普，大魯比等一行十三人，自七月二十五日抵滬後，即至上海大西路覺慶其師照空住宅寓所，學習佛教儀式，及各種經典大旨，現於十一月一日，由其師照空率領，至南京棲霞山棲霞寺向若舜法師受戒。這一點中國很可以向外國人驕傲一下的，就是中國雖派留學生到外國去，但講到佛法，還得外國人派留學生到中國來。

從前中國執世界之牛耳，一班小國，對於天朝都要一兩年進貢，歲歲來朝。可是這一套朝貢的把戲久不演了。現在既高談着中日親善，日本人感到中日的感情不太好，因將大批的日米日魚以及日本火柴等運到上海，以求交好。雖然他們是做生意，但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在高談中日親善的時候，正好當作日本人的朝貢看待，向人驕傲一下，以表示中國曲線外交之勝利，也未嘗不可！

中國航空協會及中華學藝社，為喚起民衆對於航空之熱忱起見，籌備航空展覽會，預定明年一二月在上海開幕，現已分函各處徵集材料。我意對於購買航空獎券的人也該分與一函，如果他不得獎，則將不得獎之獎券送往陳列；如得獎，則將得獎後獎不可支的委券照相送去陳列。此外航空獎券開獎的號碼和圖，以及開獎情形，民衆購買獎券的擁擠情形的照相，都須設法搜集，勿要遺漏才好。



外論

獸性救國！ 曾迭

魯迅先生的偽自由書中，有篇「出賣靈魂的秘訣」，他先引證胡適博士在報上發表的談話，有下面的幾句：

「日本軍閥在中國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難消除」

「而日本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

「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覺悟不覺悟之關係上，」

「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澈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魯迅先生對於胡適博士上面的主張是反對的，甚至說這是「出賣靈魂」，他說：

「如果日本陛下大發慈悲，居然採用胡博士的條陳，那麼，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中國人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復；

因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軟功的王道，中國民族就不至於再生仇恨，因為沒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為更不抵抗，自然就和平，更忠孝……中國的肉體固然買到了，中國的靈魂也被征服了。」

胡適博士誠然是很懇切地教授了日本陛下一個惟一的征服中國民族的方法，人各有志，我們姑且不管人家的肉和靈魂；然而魯迅先生雖然是反對胡適博士的話，可是魯迅先生仍是不能說出日本陛下為什麼終於沒有採用胡博士的條陳，這却是缺點。

最近報載海京伯馬戲團的經理施威德先生在中華學藝社演講「野獸訓練法」，他說：

「有人以為野獸，可以用武力拳頭去對付牠，壓迫牠，那便錯了；因為這從前野蠻人對付野獸的辦法，現在訓練的方法，便不是這樣。」

「現在我們所用的方法，是用愛的力量，獲取牠們對於人的信任，用愛的力量，溫和的心情去感動牠們……」

照施威德先生所講，野獸的訓練，尚且要用「愛的力量」和「溫和的心情」何況是人的征服！那末，日本陛下不採用胡博士的條陳，日本的參謀本部是應該負責的，或是日本人自承是野蠻人。

然而，「海京伯馬戲團中，司訓練之台寬君……因為遭一訓練有素之海狗襲擊，昨日正在訓練，右臂間，齒痕斑斑，深入骨中，頗為痛苦……」台寬君是終於受傷了。

所以人的征服，野獸的訓練；王道的軟功，霸道的硬功；都不過是這麼一會事，而所怕的，是中國人充滿了人氣，連海狗的一些獸性也沒有了！

胡適博士的條陳，固然是多事；而魯迅先生的靈魂似乎也靠不住，——我們要「獸性救國！」



十月廿一日時事新報：昨平日大使館武官柴山中佐，向何應欽要求准為飛機飛平，該報提議，或可視為前提，而使我方承認其「偽國」等。封鎖東北海關郵政之警備隊若何將因北甯路的實行聯運與此等一筆勾了。某報頃以「面具與真相」五字

平瀋通車之風聞 古默

某夜報載：「中日雙方原則上已獲得諒解，平瀋下月可通車。」這似乎又是謠言。然而，這種謠言，往往經過一種否認之後，便會變成牢不可破的事實。

好像自錦州失陷，我們的平瀋通車，就縮短了路線。及至榆關被奪，短命的北甯線，一天天地後退，甚至僅開塘沽，即打倒輸了。的確，鐵路的收入，亦是國家的一大命脈。年來國內外的鐵路，幾乎沒有不遭天災人禍的，即以京滬中心的京滬線，「一二八」也被日本人蹂躪過，其餘在軍閥淫威之下，更可想而知。也不知是那「堅忍卓絕」？「勞苦功高」？「盡忠効國」？的先進，有鑒於目前人民經濟的恐慌，國庫收入的銳減，交通的不便利，想出這條補救的辦法來——與日「偽」商談平瀋通車——最妙的是，前幾天報紙上告訴我們，平瀋通車後，車抵榆關，不許日「偽」憲警進關，而易中國憲警查車以至北平。好笑！這種「掩耳盜鈴」的辦法，虧他們一時的利慾薰心，竟能想得得出，這是在自欺，還是去欺人呢？

我們只知道天天去打倒日本，收復東北，誓死不承認「偽國」，不但在國內這樣的熱心，還要很努力地宣傳到國際方面去。現在，我們突然和日「偽」訂立合同，共辦營業。因為報紙上又告訴我們，通車所營利息，除還去外債利息外，餘由中「偽」均分，這是很顯明的一個「股份分紅」。我想，這事若辦成後，不但是中國「自悔前盟」，還要貽外邦人士的嘲笑，中國的劣根性，又完全在暴露了！我們只知道私人營業，和日「偽」來往，是觸國家的法律，犯漢奸的罪名，難道國有營業，不就是一樣的處治麼？不犯法，不是漢奸，我却不信！

年來中國這種「倒行逆施」的事，好似染流行病一般，常常會被我們發現，尤其是社會上有聲望，有信譽，有財產的人，或是比較有組織，有系統的團體，更是這類的急先鋒。他們不腳踏實地，從根本的利害方面着想。他們只顧私人的慾望，抹煞了整個的國家，出賣一些其它的民衆，這樣，中國的命脈，也許斷送在

（十月廿一日）大晚報載六位優勝選手之親筆簽名式，其中最顯者竟有一位將時間弄成一九二二，一〇，一八，因此有人懷疑該簽字非所謂親筆真蹟然可慨見一般高學運動家國論者結局徒造成「手舞」偏廢及大多數身體羸弱之球迷而已，於全國什九朝不保夕形勢待斃之人民何補。此種中正之論出自東方雜誌中體育家蔣湘甫氏論文，甚覺得體



這班人的手裏。你沒看，最近販運日米來滬八大奸商，是社會上怎樣的一個人物！雖然，他們的行動，現已被發覺了，可是，他們若聽見這種消息，也許要嘆一聲「竊鈎者誅，竊國者候？」呢！

我們要停幾年內戰，不要把錢儘放炮火，尤其是這炮火放在自家人的身上。那時，中國或者還可振興一下。無論如何，使人民個個會尋出自己的飯碗，經濟自然不致遭恐慌。半條鐵路——利息均分制——的收入，亦熬不住歷年的內戰，於國庫只僅是「杯水車薪」罷了，還得担起一塊「通奸」的招牌來，亦似乎太不值得呢！最後，尤其不應與這無入道的日本發生什麼諒解了

希望！終了的希望！希望平瀋通車在目前是謠言——除非一直等我們收復了東北！

整頓學風 重

學生鬧風潮，教育部或是教育廳電令學校當局，嚴整學風，如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妨將學校解散。教員因為欠薪而怠教，其致罷課，教育部或是教育廳或是教育局，不會發一「嚴整學風」的電令，發給欠薪籌發，俾免風潮拖欠。夫學生之罷課鬧風潮，為數千年來所未有之乖現象，當局嚴整學風，理所當然。但教員

爲吃飯問題而罷課，衛以調之「德意志」小分，似乎這班學員，大驚恐了，似乎也該讓學風整整一下。可是教育當局，並不看做是之，則所謂「師嚴然後道尊」的這班字招牌，則學生丟入了茅廁中好幾年了，但教育當局還不以此招牌之臭而與重，這班當書匠的人是十分榮幸的。不過，在當局者，



今後對於學生之風潮，也不要一味的壓迫，多少爲學生留一步餘步，則學風可以不整頓而自整頓了！

不徹底的軍縮會議

世界軍縮會議開了好久，結果只看見日美的競爭造艦，以及世界各國的互相擴充軍備。實在，我覺得軍縮會議是國際間吃飽了飯沒有事做的人弄的一種玩意兒，須知軍縮會議有了結果，世界真會太平嗎？這問題如果去問那初級小學中一年級裏的低能兒，恐怕也只能對你搖頭。所以說軍縮會議是維持世界和平的會議者，實是癡人說夢耳！因爲，由一千架飛機而縮成了一百架，一千隻戰艦而縮成爲一百隻，戰爭依然可以也。必須將世界上所有的戰爭武器完全銷燬了，設要打仗，大家憑實力而兩拳對雙拳，那或者會世界和平，或者戰爭的不至於妨礙到無辜的人民。然而，提議將世界上所有戰爭武器完全消燬者有誰？那不是口中說着軍縮，心中希望人家軍縮而他自己能縮天下嗎？這種十分淺近的道理誰不知道，所以軍縮會議而失敗，本早在意料之中，實在算不到什麼的。

不准用外國文

郁駿

南京市政府十月廿六日市政會議決議，凡在華商商店一律不准張掛任何外國文字招牌。在報上曾見過這樣一條新聞。

由這一條新聞，忽然記起要人中有連中國文字都不會寫中國話都不會說的中國人；那應以爲此次的決議，實在沒有什麼意義，但繼而一想，他們是要人，不會寫中國字不會說中國話又有什麼要緊，簽訂條約時中文只是副本，和外國交涉或抗議（？）時當然不用說中國話。只有外國文外國話才時髦而能充分表示他是個現代所謂高等華人。

我曾看見過很多的會議，雖然內中並沒有外國人參加，但他們講的都是外國話。不知他們算表示自己的才學呢？還是奴性的發作？最近承一位朋友的介紹去會××統制委員會的一位商界領袖，但我的朋友並沒有告訴我他不會說中國話，以致侍者領我到他那裏當我說明「點燈」的老話了。

普羅緊急治罪法

曾迭

說明

報載蔣電請中央，重申普羅文學禁令，夫三中五令，已成中國官場之故技；日久頑生，亦爲華夏民族之劣性，與其重申禁令，何如詳立法規。爰仿危害民國緊急治罪之體例，擬制普羅緊急治罪法若干條，並擬吳經能先生三民主義憲法草案之先例，等三條，提前發表，以供海內外法學碩彥之批評。將來舉國繁榮，普羅絕跡，豈著者一人之功而又豈普羅文學一端而已哉！

- 第一條 以造成普羅爲目的而左列行爲或不行爲之一者，處死刑。
- 一 不完納國稅，地方稅，特稅及不接受公債之抵押，致陷政府於普羅者。
- 二 私通外國圖謀打消外債成議，陷政府於普羅者。
- 三 勾結各省市政當局，巧立名目意圖破壞政府整個外債用途計致中央有陷於普羅危險者。
- 不購買國營獎券，自甘普羅者。

了來意後，他竟對我看了看，並沒有說話；我知道他是一位不懂中國話的這地中國人。在上海有許多外僑很喜歡購買中國商店裏的東西，商店爲了招徠顧客當然寫上外國文的招牌，使外國人便於記憶；因爲外國人中很少「高等洋人」。雖然在南京這樣的事比較少些，但我以爲在中國文外再並寫一個外國文的招牌，也未嘗不可，也必有礙首都的觀瞻。

市政方面應做的事多得很，比「不准華人商店張掛任何外國文字招牌」重要的事不知多少？況且堂堂國際間的文件尚能以外國文學爲之，就是國營的電報局郵局海關等文件單據也未嘗不是中西合璧，那麼又何必吹毛求疵呢？

最後須鄭重申明的，是我並不崇拜外國文和外國話我不會寫也不會說，只是首都市政府既如此議決，希望在有關團體的會議中，少說外國話。否則也合着「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老話了。

不論有目的或作用左列情形之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 一 生就普羅形相者。
- 二 生就普羅頭腦者。
- 三 經人暗示爲普羅人者。
- 四 稱人爲布爾喬者。
- 五 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 一 爲第一條第四款之罪犯所煽惑而不購國營獎券不盡義務或經調查其資產足夠購買者。
- 二 爲第二條第一款之罪犯所誘惑而性交而生有遺傳者。
- 三 爲第二條第二款之罪犯所誘惑而性交而生有遺傳者。
- 犯前項之罪而自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 明知其爲普羅而不設法使其布爾喬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 犯前項之罪而證明曾受普羅人拒絕者，免除其刑。



十月廿四日市教育局嚴令取締神怪淫穢小人書畫，概予沒收焚燬。一俟前見報載，國府以五萬元編印標準教科書至今未得下文，市上良好讀物付諸缺如，且價格不廉，一般兒童處此情形，不知如何是好。

十日漫畫之四

統制經濟與經濟統制

秋園

現在正是「統制」的時代，一切都得「統制」，一切都可以「統制」的。前幾天偶然同幾個朋友在一起，他們都是握筆桿寫文章做小說的人，話題於是就轉到某人某人的小說上去。其中甲說：

「乙的小說可以稱為『統制小說』。」

乙就不服而驚奇的說：

「這是怎樣說起呢？」

甲於是申說了一大篇理由，大意是：現在是盛言「統制經濟」的時代。所謂「統制經濟」者，直言「計劃經濟」，乃從西文 Planned Economy 而來。今乙之小說，當其落筆之先，必有一番縝密的設計，何者為主角，何者為配角，故事又如何展開，如何結束，事事必於落筆之前，計劃妥當；然後按照計劃去做，寫成小說；與事前無計劃，落筆成章的小說不同。乙聽了也就很高興了，於是就被稱為「統制小說家」。

「統制」一詞，於是就擴展到文學的領域。有統制小說，當然也是有「統制文學」的。

然而話又得說回來。近來流行的所謂「統制」「統制」——如「棉業統制」「絲業統制」等，都是有人提倡了所謂「統制經濟」的結果。我們中有多少人讀過一些經濟學者，尤其是從西洋回來的留學生，感覺到從前讀經濟學的時候，只聽見有所謂「國民經濟」，「農村經濟」等名詞，而「統制經濟」是不曾聽見過，就從「統制」兩字上着想，化心思，結果竟有人發明了中國的所謂「統制經濟」即等於英文上的 Controlled Economics，這正如吾友周公所謂的「其滑稽有如是云。

原來中國所流行的許多新名詞都是東洋的舶來品；這里所謂的「統制經濟」當然也逃不出這個例外；這當然在那些西洋留學生們是不甚了了的。日本人對於西洋一個新名詞的翻譯，都含有一種天機，都含有二重意義的。這就是說，一個名詞的翻譯，不僅要也許不一定要有這個名詞的意義，須具有這在中國人所謂的「弦外之音」也許它的意義不止二重！或竟是三重，四重，乃至無盡重的。舉一例說罷。譬如從前俄國十一月革命後的「布爾雪維克」，原本是多數派的意義，聰明的日本人，便將它譯為「過激黨」或「過激派」——這里的「弦外之音」是可以知道的。這「過激派」的翻譯於是也流傳到我們中國。更聰明的中國人，於是從這「弦外之音」上又想起了文章，發見了天機。日本人自以為聰明而有「弦外之音」，不知最能利用這天機的不是他們大人，倒是我們黃帝的子孫。

這個所謂「統制經濟」，又是這樣含有一種天機的名詞。要是我們曉得所謂「統制經濟」者，即是英文上的 Planned Economy，則我們可以發現那班留學生望文生義的 Controlled Economics 是如何的滑稽。原文的原意本來是「計劃經濟」，聰明的日本人，從「弦外之音」上着想，便自「計劃」變為「統制」。這天機，當然又被更聰明的中國人利用了。

「所謂計劃經濟」也者，本來是蘇聯實行了五年計劃後的新名詞。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社會主義的社會底核心是生產事業的社會化。十一月革命後的俄國，固然剷除了克朗斯基這一派的社會民主主義，企圖建設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的熱情使他們不能不有當時的「戰時共產」War Communism，及其後的「新經濟政策」NEP，但這些都是消極的。俄國是一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而社會主義的社會底核心又是生產事業的社會化，那他們所急應幹的，便是促進他們的生產事業。因為他們生產事業的落後，他們可以從頭做起，整個籌算，以避免資本主義生產事業的覆轍。這樣，他們就設立了國家的設計機關 Gosplan，來計劃他們整

個經濟的建設計劃，這結果是五年計劃，五年計劃的實行，及五年計劃的成功。資本主義的國家見到了蘇聯的成功而眼熱，認為這是因為有計劃的原故，因而提倡有計劃的經濟 Planned Economy。他們以為最近幾年來的「衰落」——用流行的日本名詞，當為「不景氣」，實由於整個生產事業的過度個別發展，而沒有整個計劃的原故。因為這個「衰落」，故所謂「計劃經濟」的呼聲也更高。

聰明的日本人當然是最識時務的。他們就想到這「統制經濟」的譯名。中國的文人，學者，以及專家，又從日本輸入了這個新出品，而做了一番盛大的宣傳運動；更聰明的中國人發見了中有天機，不可不利用一下，結果，我們除了報章雜誌上高談「統制經濟」的文章以外，還可以看到有全國經濟委員會的所謂棉業統制委員會，絲業統制委員會等等——現在正是所謂「統制經濟」實行的時代了，盛哉！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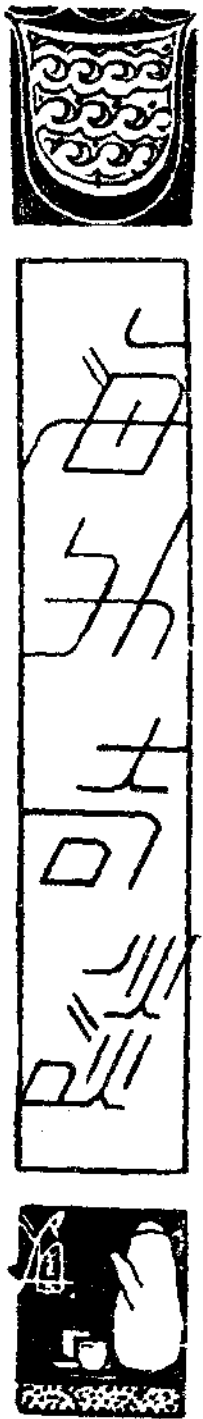
本來這所謂「統制經濟」的意思是，（一）像蘇聯那樣，以一個縝密的計劃建設整個生產事業或經濟生活；（二）將整個生產事業以一個整個計劃的運轉。（一）的意思，是用了一個整個計劃來提倡或促進生產事業；（二）的意思是生產事業的運轉須要一個整個計劃。在後者，我們可以看到已有生產事業，但在這生產事業的運轉上需要一個整個計劃而已；而前者，因為要發展生產事業，而須要一個整個計劃。（一）是先有計劃後有生產事業；（二）是先有生產事業而後有計劃。它們的共同點却是在計劃上；所不同者先後而已。

聰明的日本人將計劃經濟譯為「統制經濟」已經有了「弦外之音」，就是欲有計劃，須得統制；就是私人的企業須得國家的統制；這已竟有點不甚「王道」的了。然而日本倒底還有些生產事業。紡織業，鋼鐵工業，也着實有不少。即使就是不甚為世人所注意的醬油製造業也着實不少。其中的一家，如野田，——即「甲龜萬」，它的資本，已超過一千餘萬，——這表示它的資本已等於或超過我們的中國銀行。已經有了生產事業而後言「統制」，言「計劃」雖然已經不甚「王道」，但究竟還有企業可以統制。這樣，「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便變成日本人的「統制經濟」Controlled Economy——這意思是欲有「計劃經濟」，先得「統制經濟」。

然而我們中國人畢竟還要聰明。日本是已經有了企業，必過這種企業須得「統制」。中國呢，有甚麼企業，有甚麼「統制」。原有一點生產事業，如紡織工業，也已經有了衰微的現象——有許多紗廠因周轉不靈，嚙銀行押款，而被銀行監管。外國人所經營的，如英美烟公司，內外紗廠，公大紗廠等，我們的政府又如何能「統制」起。在我們的中國是（一）既無民族的生產事業可以統制；（二）更有外國人的生產事業而不能統制。但是「統制經濟」是時髦的，既有文人，學者，及專家的鼓吹於前，於是便不得不有政府的實行於後。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偉大，能夠發見天機利用天機。在這樣一個既沒有基本生產事業可以統制，又有生產事業而不能統制的國家，而欲實行「統制經濟」，當然是需要特殊的幹才的。可是這種特殊的幹才却是我們所常見的。於是我們就有了棉業統制委員會，絲業統制委員會等等實行統制經濟的現象。

中國的紡織工業是我們僅有的主要工業。它當然需要棉花；沒有棉花，紡織工業是不能運轉的。然而我國的棉花却不爭氣，著名產棉區域，如江浙的松太嘉一帶以及河南的靈寶以及陝西的一部所產的棉花是不能紡細紗的，於是就不能不用美棉及印棉。美國產棉過剩，政府堆聚了產棉來維持棉價。堆存着的棉花，與其焚燬自然不如弄幾個錢回來；況且中國是須要大宗美



大連箱屍案

金十夫

上海的箱屍案之後，報紙上曾喧傳過大連箱屍案，現在實際真相還未盡明瞭，但大概的情形，就那有證可舉的看，則已可知者也不少，且一一說來，以作諸君談助。

先介紹案中的主角人物吧。

博士夫人

兒玉博士夫人勝美，二十八歲丙午年生（日本習俗有丙午生女必敗家尅夫之迷信），有明快之性質，容貌美麗，在松本高女時被推為校中皇后，青山學院畢業後，即嫁博士。但因家庭之冷落及性的煩悶，使她很不平。初想由教會之力以自慰，後來又習鋼琴，作為解悶。由鋼琴家清三輪子做指導教師，於是引起這番的事。



兒玉誠博士

醫學博士兒玉誠，年四十七歲，生於長野縣小縣郡和村，長兄是縣會的議員，弟是大阪工科大学助教授，可知其家門第不低。他從小生就吃，說話格格不吐，因之幼時很下工夫，但很難矯正。從千葉醫專出後，入北里研究所，再為慶應醫科助手，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留學德國，師事安血甫博士，極為賞識。十五年（一九二六）提出關於腦神經病理學之論文，授博士位，由同鄉金井博士之介紹，到滿洲為滿鐵衛生研究所病理科長。去年因其滿洲室夫斯的論文而得淺川



御幡三輪子

兒玉勝美的鋼琴教師，年二十九歲，仙台女學出身，在東京某音樂學校修習鋼琴，反對家庭的訂婚，現在與御幡某同棲，已生二小孩。性質極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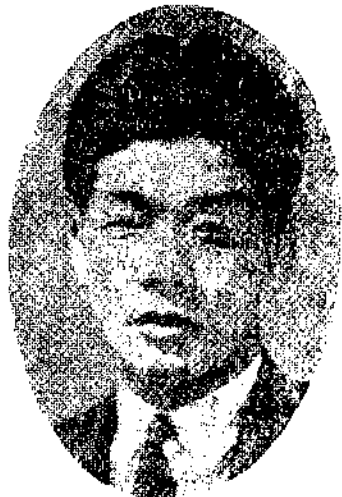
中園秀雄

博士夫人的情夫也是三輪子的姘頭，年三十五歲，生於鹿兒島縣，家為中等農家，曾在明治大學為旁聽生，據言勝美於出生等時代曾和他有戀愛等情。現在他總算是海員，做博進丸的司廚長，已是很以前

人姘頭之多，無可計數，一生關係之後，即淡然忘之，但對於中園，却不能如此，她很執着的了。

青柳貢

案中的被殺者，年二十七歲，也是勝美夫人的情人，據他老母說性很孝，也極安分，他友人說是明快的少年，但據調查，他在女人身的事，也有不少歷史，先在門司因婦人關係之失敗而到滿洲，先就職於關東交通科，也因婦人關係而被歇，再進滿鐵，又與女職員生風波，受警告。他在滿鐵共濟會受花柳病的治療，而且每天工資只有二元三角，要養育老母弟妹，又要穿漂亮西裝，過舒服生活，而且還有些小積蓄，



事件的開端

三輪子，中園不知什麼時候關係的，他們都早在大連，一個是男流氓，一個是女流氓，早有來往是一定的。中園於去年一月到兒玉博士家去看三輪子，無意中見了舊時的愛人，於是愛情復活，中園從三輪子手中逃到了勝美身邊。從此之後，中園常出入於兒玉邸，同自己的家一樣，博士是不管這些閑事的。博士夫人於七月卅一日在醫院產了七個月的小兒，中園是在院看護，且留宿院中的。夫人為結婚七年後之姘頭，有人以為正巧是中園從歐洲回來當時，二人間所生的，而兒玉博士是因早年在德國荒唐過後，沒有生育孩子能力的了。夫人與中園的接近，三輪子是不甘心的，就引出青柳來。

其金錢之來源極可疑。但他是但只航海一次就不幹了。照警察看定，大約他是個私運嗎啡的人。他的為人，有花公子的風度，一和女人有了關係，女人便死心塌地地跟他了。身平所交女人極多，是一個拆白流氓的一流人物。在這案中，是下手的兇手。

二人相識。不久在聖誕節前夜，二人在遠東飯店，狂舞連且，這樣關係一路深去。青柳是缺少金錢的，夫人一定有接濟，看青柳的儲蓄簿上，三月有以前從未有的存四百元又有一百元二百元等，在八月積存有六百餘元，從六月末到八月下旬，却時時支出，到今只存有三十餘元了。此八月底的一直支出，說由於中園的恐嚇，（此由青柳之友證明，說由電話詐取）。又一說中園新有別個愛人，此錢費於幽會等用，而他的不和兒玉夫人脫離，因為可以要錢來用。青柳是不喜兒玉夫人的，青柳的友人也一直這樣說。

御幡三輪子的計劃是要用青柳來隔開中園與勝美，不道中園因青柳之出現而反傾心勝美，對於青柳嫉妬。

事件的發生

九月五日，青柳貢在兒玉博士邸被中園殺死，藏屍箱中，埋於土下，一直沒有人知道的，直到兒玉博士的自首。博士於二十日辭滿鐵之職二十二日照准，二十四日自首。他的話是五日夜，中園借青柳來，於博士面前將青柳殺死，並脅博士共同處理屍體，如敢舉發，即為共犯。這樣威嚇之後，即行逃匿。而勝美以此事由彼惹起，且已有虧婦道，故請離婚，又以產後（七月卅一日的流產）及此事之衝動，於十三日返故鄉本家。博士因不堪良心之苛責，故自首云云。用吃口和筆談，申述了這番話。

裁縫的橫山奇美的家宅，把裏間的地板打破，掘下土去，果然發見了箱子，這是一口板箱，從縫隙中流出污水與臭氣，而且箱子下着鎖，很留心守秘密的樣子。箱子和人被警察載去了。這裏的橫山奇美是有名的女人，渾名滿洲君，是大連下層社會中的有名女流氓。奇美的供詞是說，箱子是中園埋的，他本人不知，中園於七日前來說，要我借他會一女人，所以我就讓一人住一晚，不過他何以買了一柄鋤頭，却不明白。中園是至愛的情人，但十一日之後，他不知去向的了。

開箱來看，一個殺死的男人，全身刀傷一十八處，這個人即是青柳貢。

兇手逮捕

博士自首之後，屍身是發見了，但事件真相，仍不明瞭，非將中園及勝美二人逮捕不可，於是搜索二人的行蹤。勝美不但不在此博士的故鄉，也不在母家，全日本調查之後，隔七日才查得勝美夫人偕中園曾住於大阪之一旅館。他們在大阪街上閑步，也稱為夫婦而到中國之兄家中受款待，又到神戶訪小學時代之友人，這樣線索有了，一點點接近起來，二人却謀自殺來解脫了。勝美夫人致母家的信，說明將自加處決。他們決心在神聖的高野山自殺，但因缺少誠意，不曾死透。二十六日到高野山，廿七日到山中某家墓地，吞吃阿特林藥劑，廿七八二日昏睡，到了廿九日午前二時醒來，再回

廣州的女工

吳家盛

我這裏說的女工不專指機器工業方面，就是手工業運業等，凡是體力工人都包含在裏面，在上海紡織女工，火柴女工特多，廣東沒有紡紗廠，火柴工廠也只有有限的幾家。所以您在街上所見的女工，除了拖貨車的，搬運的以外就是小規模的布廠女學徒們！她們的足跡遍全市，但是沒有人以為不起。她們要到新公司跳樓，光着腳也不許進去！連一跳之權都沒有。至於跳海，你以為她們能在珠江大鐵橋上大嘆一聲，發身而下麼？沒有的事！也許您又（警察綽號如上

海之印度阿三，條二碼子，）要干涉干涉說：防礙治安呢！其實您放心（沒有人不放心！）她們，連自殺這回事都莫明其妙呢！

這裏面自然拖貨車的女工頂多，頂容易叫人看見。（有時您碰上一萬個，都會看不見！那是邪法！）

她們的行業專管運貨！貨車並不是她們一家的，（也許

闊一點有一輛。）另有租賃車廠。每天由早四點，天尚朦朧的，就滾起身子，拖了貨車到大堆棧碼頭，海關接貨；到了晚上，沒有一准，大約就等七點，收車才回去！（上帝或老天才知道她們到那兒？睡虧的找到一處苦力館！上帝恩惠！）

先說生活！（老疑惑生活太文明一點，總得用「拖著話」「生死」來對。）

她們是不論那幾年紀的，命裏注定要幹這一行苦力，一百八十歲也得拚着去！她們穿什麼？自然您總以為襤褸不堪！其實這些字沒一點實際印像，我要描寫一點，您！瞧：

比方拖貨車是年紀輕的！在人類的心理中，那神秘感情，生物，三種本能總少不了！所以自然要穿的好一點！她們渾身黑褐色的！除了畸形之外，都夠壯實豐滿，舉百十來斤也可以！上下衣裳是頂低等的黑膠綢（你別以是綢子！這是

一種粗綢似的粗綢！黑的，面上亮而有膠！）手腕子露了一半，她們並不研究幹麼漂亮女太太，窈窕兒老舉！）衣袖非差一寸又八分之一到隔肢窩！衣裳不長不短，緊束着身子！褲子到小腿一小半，光了腳，一年十年都包金牙！那有邪門！也許不得「夜生意」「夜活！」中年的一樣黑膠綢衫褲，可是她們們上衣長的過臂，不大在乎，老一點更有什麼披什麼；她們都缺不了一個竹笠（像十九路軍戴的）有的也像歪戴；自然並不是模倣玩玲玉胡蝶玉人美的「名星戴帽法！」好！描寫完了！總之她們沒有力顧及穿衣服！也沒功夫！除非非死了！

她們並不是一個，有時丈夫，公婆，閨女一齊前推；有的五六個女人；把孩子！黃瘦的以至於乾癯害十來樣病以至於只害一樣病的孩子，或小生物，放在貨車上拉着走。有的是孩子兩條腿居然站着不倒，也會幫忙推，不知車推人推車！由這條拍油街，拖到那條水門汀，一天的！拖——拖！

因為有這樣的貨車苦力，所以也出來供給這些苦力的小販！或小飯鋪小茶樓！

在石鋪的，泥水溝旁，一列攤子！都圍滿了人；晚上你瞧不出是怎麼事，也許以為揀垃圾！四圍只是破篋子，臭魚頭，爛菜葉子，破罐子，死老鼠，爛鞋底，——瞧不見誰買誰賣！燈光沉沉，聲音嘈雜。

她們就混在這裏吃飯！不！「維持肚皮！」那兒頂普通是賣魚片，魚子，河粉，雜碎，花生，白粥，酸辣菜。

魚片，在沸水（假如抱攝氏零度當沸度說！）一洗，醃了醬油（也許鹽水）辣粉吃。買九子（即湯團）用手一捏一個，如些糖煮了，三仙一小碗。河粉不知是那輩才見沙河粉（沙河地名，專產沙河粉）雜碎自然免不了，並且一定有狗貓雜碎在內！白粥比水差不多！她們擠着吃，就算完了一天。



之大批... 廣州... 吳家盛



小飯舖，一條條千年板凳，萬年油膏桌，那木柴煙夠你飽了！可是人很多！他們一樣蹲着一隻腳在凳子上，把拾得或經乞丐撿了重捲的香煙吸；裏頭的氣味也不下於舞場！至少脚是裸赤的！

茶樓！我相信廣州沒不上茶樓的！苦力也上！但看什麼時候！節日她們也成羣去的！

女工拖車之外，建築上少了她們也不行。因為男工一天至少上一次茶樓，工錢還多；女工，她們就便宜的多，一天幹也沒關係，所以推了那按着硬像皮輪的石渣沙土車的很多；用破布包了頭，挑着小播箕的担土女人在小跳板上鑽到材料架子裏去，不知有多少！也許從河岸担土上岸！也許把碎磚担走。她們一天可以有三四毛小洋；和拖貨車相差不遠。但是人數少了一點。

再說就是艇妹蛋家婦！海上的苦力。她們要給詩人咖啡啞啞一念也許什麼「珠江風月」



(十月廿六日晚報) 意國法西司贊助下將子30號結婚節二千對青年男女同時結婚，前時德國亦有同樣事實，謂有七十二對男女結婚，足見近地來路貨，一種主義并不敢以「以暴易暴」為能事。他舉一機弄到中國皆會走樣，中國「人口過剩」，若再提倡結婚生育，豈非增一厲哉

啦！然而您請他去看看他一定要把詩吞回肚子去的！她們除了划一條小木船載大船的客貨外，有些遇着大典禮（比如中秋游河）也可以光榮一下子外。她們只有在碼頭上替人抗行李！但是也得捨，不捨人家也不會給你抗的！從前由珠江河北渡河南，她們收入不少，如今鐵橋成了！只有背了孩子在那兒叫——「叫艇嘍！先生！過海罷！——」。那是命裏注定的，對不對！

比較這上面好一點是工廠女工了！她們大約有下述幾種重要行業：織布，橡皮，各種女工揀貨，火柴等。這些女工都由四鄉引誘來的，她們不知道怎麼事來了，又不知怎麼居然生活了，更不知怎麼一下子鄉下土布衣裳變了城裏洋布緊瘦衫大褲腿兒，橡皮鞋，有金戒指；不知怎麼她們知道找男人「拍拖」！(廣州市語，男女同行，如小艇渡船之相行！)不知怎樣變成老舉，(妓女)

這裏面，她們家庭，像想，比如作一篇什麼傳總要說「其父某為主席某省，有家教，母……」是不是！

她們之內。拖貨車的夏天睡在貨車上。不然在老深老臭老暗一條巷中，擠在一間屋住！那巷子是專為給苦力住的！當房子要塌工夫。如修築馬路非拆不可。(如東堤一帶)。

她們的公公也許變了，癱了；她的丈夫也許一樣苦，也許整天在賭館混！她也許沒丈夫，也許她是中年女人，有三四五六的一堆小生物！弄則弄不死，生物本能不許！養活又養不活；至於盼望更沒有影子，一天由這些小傢伙自生自滅，在土石泥水中滾——滾居然長大了，也沒有平民學校叫他們入；平民校學根本不是教平民的！所以孩子都是小光

變作人家娘頭，變成人家的媳婦！

以至於歸到不知何處的都市大深坑裏去！

她們生活好的多，也有機會看「城市之夜」！「看「野玫瑰……火燒……大敗……」之類；夏天可以到冰室吃冰，雪糕！(冰淇淋)牛奶冬天披了大紅大綠圍巾！當什麼誕，什麼「日」什麼時財神菩薩上台！

她們也高高興興約了女伴去！國慶大典也可以看游藝會！這一羣，一大羣女工的生活，不過是萍之浮飄，大概過了三十後，您就見她拖貨車作女苦力了。(抗貨在碼頭是常見的！這是廣東女人特點。)

四

棉的。於是出席世界經濟會議的我國代表，就打了經濟算盤，結果成立了美棉借款，將美國政府所堆存的產棉，作價以信用的方法搬運一部到我們的中國來；這是兩有便利的。這樣，又因為我們的產棉惡劣，況當茲高唱「經濟統制」的時代，不得不有一種「統制」來點綴點綴風景，以示政府的並不落後，於是就有了「棉業統制委員會」來「統制」棉業——更有什麼絲業統制委員會等名目。在政府諸公可以因此設立「統制機關」來「統制」一切，而一班鼓吹「統制經濟」的人，因此可以實行「統制」，這真是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偉大，善識天機。這結果也就是從西洋人的「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到東洋人的「統制經濟」Controlled Economics，再到我們中國人的「統制經濟」與「經濟統制」Control The Economics——「統制經濟」與「經濟統制」是二而一的。列表如下：

計劃經濟——統制經濟——統制經濟(經濟統制)。

吾更能有何言，無已，仿吾友周公曰：「其滑稽有如是云，」

罷教，欠薪及其他 游絲

「罷課」這個名辭聽得多，「罷教」這個名辭還是第一回我聽聞。

據說，因為欠薪問題，北平市小教員五百餘人于十一日實行罷教。又說，教部最近撥寄了二萬五千元去發薪，現在忽然罷教，各界甚為詫異。

二萬五千元，五百餘人均分，每人平均落四十餘元；罷教等待何時？詫甚麼的異？！

「欠」字在中國甚為通行，「欠」是中國人最足以自驕的經濟手段；各國的賠款還不會「欠完」，宋財神又出其「欠」的手段了；其他的類，實在數不清：欠賬，欠餉，欠薪，欠租，欠電力費……甚至妓女的酒局也得欠其一欠。是國人曰：欠亦多術矣！余不願之給錢也者，憐亦欠之而已耳！

別的欠不大要緊；欠士兵和妓女的雖然可

年輕的女工「性」的解決也

得閒去念什麼書！其餘就是閒

了！她們高上一點也居然去

讀補習班了！這功夫又要生孩

子！差不多必有的，正在拖貨

車女工小產了；正在起着貨女

工生了小孩子了！她們吃雞子

躺在床。您自然不以爲然！

所以她們仍得幹！乾瘡枯了不

要緊！暈倒了，擱在貨車上得

了！

她們裏頭一個嫁了好丈夫

人中的一種類型，一個類型，

因為她們相似極了！

那兒去！

這些人，女人，是中國女

人中的一種類型，一個類型，

因為她們相似極了！

那兒去！

這些人，女人，是中國女

人中的一種類型，一個類型，

因為她們相似極了！

文學上的二次革命開場

章克標

倘使我是一個號手，我一定把軍號吹在嘴上大吹了，倘使我是一個鼓手，我一定把軍鼓擊擊的大敲了，這是進軍曲應得高唱入雲的時候，革命再開場了，文學上的第二次革命。

縱使不是鼓手與號手，也不是將軍或雜兵，看了這革命精神的發揚，也不能不感到感情的沸騰，於是得鼓舞，自己鼓舞以及鼓舞別人，進而求革命的成功，不要讓那尚未成功的口頭禪一直通用，努力也該是實地的去幹。有鑼打鑼，有旗揮旗，嘴也儘可喊幾聲口號，振臂揚拳衝走跳躍，都是沒有什麼不可，總能夠發發情緒的高揚。所以，本着這一種信念，我寫這一篇小文。

文學革命自從胡適陳獨秀輩在新青年雜誌發動以來，已經十五六年了，其開端時有了文言白話的大戰，總算進得了全國青年人的支持和聲援，成就了新文學的運動，打出了一個天下。新文學的勢力，已經發展到開成功了不少書店，造成了文壇和許多新老作家，印刷成書的也有不少作品，生生滅滅的有許多雜誌，總可以說成功了。其成功的結果，便是老例的「革命已經成功，同志毋須努力。」這樣，便來了個覆沒的危機，新文學的光輝，竟逐漸衰弱了，有一時市場全被社會科學的譯書所占領，而代為盟主。再後來，居然又有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的論戰，這一場混戰，直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還分不出勝負，也不知道為的是什麼，到後來也照中國一切事件的結束一樣，莫明其妙的停鐘了。但這也產生了不少值得提起的結果，如同意識形態，轉變等字眼的推廣銷路便是。

不過，文學革命不因此而有什麼改進，所以還有現在的二次革命開場，來作進一步的工作。因為革命文學家所論，是要把文學拉去做革命的工具，而他們並不要什麼文學，所以是大兵拉夫仔一樣的情形，拉去的文學其實也不會幹革命的工作，而拉文學去的也不存心想牠會幹革命工作，只不過希望牠能像輪卒一般肯聽命服役而已。那是文學所不甘心的，其結果是促進文學二次革命的發動，所以革命文學雖則並無其本身之存在，而確實給文學以轉變及文學家以轉變，以及推進文學革命的行動，却是有其事的。

縱使沒有革命文學的啓示，這文學第二次革命遲早也總得出現的，這自有其所以然之必然性。凡一革命事業的得達到一小段落的成功，一定要生停頓，起分化，這並非一定想稍息一下，整理陣線，再大舉進展，而許是不高興前進了，或竟從新

向後轉。文學革命之後，繼起的有所謂國學運動，其中包括整理國故，研究古史，致古，保存古蹟，發掘古物，莫不有本來是文學革命中人在內推波助瀾，甚至主張提倡，便是明證。這不全因為中國人最富於保守性之故，事件的進展上，難免常有此種情形發生，大約一進一退的波狀運動，也是支配這種事項的法則吧。

所謂革命，多少有些除舊佈新之意，一到了小成功的階段，那些領導的人，已多少感到了若干自滿，於是舊的已否除新的已否佈，看出來便有些茫然了，這時革命的進行便成緩慢或竟停止，但表面上因為仍那幾位新獲得領導權的站在先站，所以好像實質未變，而仍舊是在文學革命的進行中。還有，中國一向把革命的意義，看做易姓換代一樣，作為換了若領導者的人首，便算了事完工，而喊革命成功萬歲。到了那時舊的除不除和新的佈不佈，已不成問題，因為既然革命已經成功，又何必追究別的。

可是革命是一種羣衆運動，其大部分的權力，不操持在二個人的手中，所以即是領導的人站住不動了，而羣衆却因動的慣性向前直進的也不少，此時在領導方面的人，要把這傾向轉來，便有開倒車之出現。每一次開倒車而定天下之後，專制君王必要殺戮功臣，就是防止他部下的續行革命，而此種革命之永不消滅，只看沒有萬世一系的專制君王，便可知。文學革命是因有小成就而停止進行了，其初時的領導者已離開革命的本路了，他們在獲得了大衆之後，想把這大衆作基礎而樹自己的王國，不再為革命的本旨服役了，他們自以為成功了，於是第二次文學革命須要開場。

現在是第二次文學革命開場的時候了，而且我見的確已經開場了。革命總是維新的，總是急進的總是不妥協的，總是吹毛求疵小題大做的，總是矯枉過正的，總是大聲疾呼駭人聽聞的，總是惹起守舊的和一般平凡的人的驚駭而反對的，但也總有大多數青年的支持與同情。凡是有志的青年，一定要來參加此種運動，合着這個調子，亂跳亂叫，使出血性男兒的意氣來。一切革命的初出現初發動，多富此種活潑新清之威，那是最可寶貴的，而現在我也看見了這些。這就是我說二次文學革命已開始的緣故了。

一切的古舊都要毀棄，不論此種古舊的價值如何，在從事

革新的革命運動的人眼中，凡是古舊之物，全都是進化的障礙，全部都得摧毀，不要舊的，不願返顧，只有向前直衝的一條是路。第二次文學革命的現狀，也得是這個樣子，甯可趨於過火，不該隨於中庸平凡。第一條根本原則是維新，像古書焚毀也不妨主張，中國文學廢除，也不妨提議，對於崇古尊舊的，自當有一致的攻擊。近日討論莊子與文選的可否為青年讀物，便是一例，站在否定一方面的，允推為革命的鬥將。不論莊子文選本身有無價值，因是古物，便該排斥，即是革命精神。還有主張多寫別字，創造新的形聲會意字，以革新文學，也有很大的理由，記得十幾年前的文學革命當時，還有漢字羅馬字拼音討論，也有主張全用注音字母，比之別字擁護論，還要徹底。但這也不能說第一次革命比第二次革命勢大，因為第二次革命方在開場，將來如何發展，是難以預言的。

目下二次革命只是一點萌芽，這個名詞也還沒有有人提到過，所以怎樣的主張，怎樣一個目標，是很難窺見的，我也未便代為擬定，因為這是一件偉大而須要有計劃的工作，不能由一個人來負擔，并且也不可以由一個人來負擔的。頂好請熱心的人來負擔，開會討論一番，作就一種具體的計劃，堂堂正正宣揚出來，像胡適之在第一次時先有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作為宣言綱領似的，他的八不主義，雖則無甚商榷，但總是有可舉述的條款，現在我們不是也應當也有一點綱領目標嗎？這是必要的，一種運動的像造成一種運動，得有中心思想，那麼二次文學革命是開場了，這一方該從速預備起來。

倘有人以為文學已革命了，並不要二次革命，那人一定是苟安的怕事之人，我們的文學，的確要有二次革命，因為一次革命已停滯了，有許多已在開倒車了，他們努力於想拉住革命不使前進，所以有明白主張二次革命的必要，而那些昔時是功臣的，我們也可以毋須寬假，要由現在的立場再加批判，給他們重估價，再要打作為一次革命的反動而發生滋長起來的一切復古傾向，全部剷除，以建造純粹清新無垢的文壇。

要言不繁，我不想再多加說明，我已感到二次文學革命的躍動，特揭出以告大衆，并以鼓舞致誠於文壇之沉滯者。我希望不久，這二次革命的形勢，可以逐漸明瞭起來，并且成爲一種運動，而得到無數青年的擁護附和，真想在文學上有所建樹的，不可不留意到這個傾向，現在又是一個非常的時代了。

文壇叢錄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雋永、亦屬真實為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政評他人之用，凡屬於政評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宜，若於一人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印象和言行

幾位作家所給我的

柴扉

四 俞平伯

我初次見到的俞先生，是這樣的：短身材，黑毛馬褂掛，蓄髮，眼近視，而且大而無光，袴腳摺在長統襪裏面。假使他年紀再大一點，他實在像個「老學究」。望俞先生切勿罵我「缺德」！

這里有個例：他的全身是舊酒壺，而壺裏却藏着些新酒。

他的文章，有些人說他在「夢裏」；周作人說他的寫法是「種中國舊散文與歐化散文（SAY）的混合寫法」。這結果是「混血兒」，難怪有人說他「夢囈」了。周作人又說舊文學中有許多字，在現在仍有利用的價值，好像一串「朝珠」，我們把它拆散，仍可作新的裝飾。而俞平伯就最善用拆散的朝珠的人。（附註：混血兒這句非周語）

章克標編

喉間賦有許多痰。

他有一次寫了一篇文章寄周作人，且問以有何特點，周告以此文很像明公安或竟陵派人所寫。後來他告訴周說那文是他自己寫的。他從這來證明中國新文學運動，很受明末文學的影響。

九一八以後他提倡新道德救國。也曾上書國府，請息內爭。

五「莫須有先生傳」的作者

廢名先生說：寫短篇小說最難，筆要緊，思想深刻。首先對自己過去的事，抓住具體的好的印象，然後具體地寫下來。他說他寫小說連起四五次稿是很普通的。他自己的文章是灰色的——「文」，「白」并用——但他勸他的學生作文切不可灰色。他說話時不住地搖着他的腳。他的口音很低，好像



（時新十月廿七）德海京伯馬戲團經理施威德君，為世界第一訓練動物專家，應中華學藝社請，演講訓練獸術法術，有贊句曰：人以爲獸獸以用武力拳頭去對付壓迫，乃野蠻人的辦法，誤矣，說者謂此君恐有反動嫌疑，大遠其祖國總理希特勒對人民之妙法。蓋人民亦動物也。 十日漫畫之七

六 江紹原

我初次會見江先生記得是在杭州滄州旅館的洋台上，我們雖屬初識，却談的頗起勁。當他知道我讀俄文時，他說：「這很難，許多俄文中國學生讀了四五年俄文，回國不久，便把俄文送還俄國了……」稍停，他又說：「不過，我相信世界上的事只要用心去做沒有不成功的，我年紀雖

然大了，但仍和青年一般思想。這使我想到他翻譯蘇俄大學生日記時的那種心情。據友人說，如有人請他吃飯，他先得問茶館的招牌，他中意的，他去；否則，不奉陪。他很善說話。

九一八以後當艾迪來華時，他在北平世界日報為文揭穿艾迪的陰謀。他說艾迪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鑒於九一八後遠東戰雲瀰漫，中國民氣激昂的時候，他特來華煽惑中國國民，使之忍耐，屈服；而表面却背着倡導和平的招牌。他對回教徒控告婁子匡的事，也很表示憤慨。他說他們此後說話更困難了。因為他和婁君同是宗教學和民俗學的研究者。

七 顧頡剛

顧先生接見訪者有一特點：沒有談起什麼事以前，他就

想後退幾步，同時微微點頭好像表示必定同意訪者所發表的意見，我想這或許是因他謙遜成習的緣故。同時藉此知道他很尊重他人的意見。

八 鄭振鐸的健忘及其他

鄭先生在北平一院講比較文學史時，我趁便想問他「拉芳登寓言（La Fontaine's Fable）」英譯的出版處，他說他可去一檢，到下星期這時才可告訴我。到下星期這時，我預想向來著作家多健忘，故特備信一封，裏面寫柴扉君鑒……英譯芳登氏寓言出版處是（……）

封上粘以郵票，仍寫明我的通訊處姓名等。心想他一到家便可填就郵寄，也許不必再等到下星期這時便可知，不料等等，等了好久，音信仍杳如黃鶴，是郵誤？還是健忘？不得知也，而且我也無勇氣再去請教他了。

他的頭有些像馬首，雖架眼鏡，雙眼仍很銳利有光，他的衣飾很漂亮。他的口若懸河，我想，他嘴上應加一水閘才好，因為他說話雖流利却很隨便。他說話有一習慣，重對偶而且把形容詞常置在被形容的後面。譬如高爾基是積極的，光明的，偉大的；而安特列夫是消極的，灰色的，神秘的。他似乎很愛「光明」，「燦爛」，「偉大」一類的字，他說話時老把這些掛在口頭。

九 楊丙辰

楊先生我只見過一次，只一次；他給我的印象很深，實在深。

我看他好像是個蓬頭垢面的。他的黑色(?)的舊西服，他說話時的態度，他的微黑的臉，長而亂的髮使我知道他的心是異常的熾烈，他彷彿是個浪漫派的文人，而且又使我聯想到黑格兒，想到哥德和席勒；想到波特萊爾，想到拜倫和王爾德。

九一八事件發生後，他在北大演講，他說對日作戰在精神戰，經濟戰；軍事戰，中國都有相當把握；被壓迫的反抗壓迫的就容易引起同性與共鳴；既戰了，日本的國民經濟必陷極度恐慌，若中國能持久作戰的話；他最後又苦心為中國國防上加以精密的設計：黃河，長江，珠江流域應怎樣各置幾十萬的重兵，而且在江邊應置幾「生的蛋達」炮口的重炮，以便對日本的軍艦施以猛烈的轟擊：

聽者在對他竊笑，嗤鼻；

他置諸不理，他仍(憑藉他的一顆火似的心繼續闡明他自己的真理，沒有倦色，也沒有顧慮。

徐志摩死後，他痛快地，批評徐是個「浮而不實」的，這會引起不少為徐不平的反響。「浮而不實」似乎太卑微了我們的詩哲。

十 川島

川島先生憑其教學經驗過一旬有意思的話——理科學生寫文章比文科學生清晰的多。這也吧了！就可今日日的張恨水作品竟「並此一點而無之」！

單說所謂新的一面，有幾個作家確乎是努力，然而努力所獲得的酬報是悽慘的！像胡也頻將光慈……以及最近生死不明的丁玲等。這種打擊使拍頭的文藝重番低下頭去。

最近，文壇上風行着互相排擠的手段，各個刊物中鬧着無聊的筆戰，表面似在很正經地討論某種問題，實則還不是權利的衝突！這是今日文壇中的最大損失，使愛好文藝的讀者們失去信仰與擁護。



十月廿八日晚(俄日)外外交吃緊關頭東北青年三千人血盟，在濟軍大形活動，在濟破獲本部機關八烈士成擒，南方則因機密一案未了結，正苦于親善抗日美名問題中，輝盡精力。說者謂東北飽兒抗日餘波若再耗盡，恐東北從此將為俄日衝突之「犧牲」云。

「十二歲」與「適胡」



十月廿九日去年度京滬津十七大城市市生產量統計，男多於女，同時英屬圭那(巴西北境)某婦一產七男，母子皆安，上年浦東，亦有同樣之事，衆料將來社會上女子地位必更較今居奇，裙帶關係的社會根據恐一時恐難絕跡于政治中生活云，大可悲觀。



何心冷逝世津門

王伯年

一九三一——一九三二的大中國哲學史班上，胡適先生忙着修改他的上卷中國哲學史大綱，他老說「我在二十七歲時完成中國哲學史大綱……」這一句話，當時我真為班下川十歲以上的聽講者，捏上一把冷汗。

十一 文壇趣話別記

九一八後章太炎會一度去平，北平國學研究所請他演講，章操抗語，聽衆者了了不多，劉半農遂效法毛遂自任翻譯。章老先生講的雖屬對於時局的感想，但引用古典甚夥，聽衆仍難領會，於是錢玄同與馬裕藻二弟子的擔任詮釋(特書於黑板上)又是義不容辭的了。這也可說是當化文壇的趣話吧？

氣更正啟事——拙作印稿，確欠明白，致本刊第八期所載，排誤之處甚多，真是罪過。惟第三節「苦雨齋與苦雨翁」(註)中「後來寫就寄文新」一句應作「後來未寫就寄文新」因恐已生「一稿二投」的誤會故亦特別更正必要。——柴扉

何心冷只能算是起碼文人，不過在文化落後的天津則頗負盛名，足可睥睨一切。他原生長南國，在上海灘頭混過一陣，曾與禮拜六派殘餘拉攏交往，也就加入這一羣中。幸而他還能趕上時代，籍着新文化怒潮的推動使他的思想也跟着轉變。他到天津來，一直在大公報館主着副刊的筆政，可說是大公報的中興功臣，而他的努力也就由於這環境所賜與的機會。

從先大公報的副刊題名不定，有時即寫「副刊」，有時改名「銅鑼」，以後他才定名「小公園」至今未改，故他實為「小公園」的創造者，他則自稱為「園丁」。所謂北方唯一小說家潘魯公的成功作品人海微瀾，即在這時期連續刊載。他個人也出過一本小說集抵押品，又出過一本銀幕漫話，但他的天才却只宜於寫小品文字，他的小品是流利雋永而輕靈的。

他是一個高個子，近視眼，黑框眼鏡配在他的白哲的面孔上，是他的特徵，永遠穿西服，他染習上許多惡嗜好，抽大烟煙罈子，程度都很可觀。他會愛上一個唱蘇灘的南妓，神魂顛倒，廢寢忘食；但他在南方却已有一個未婚妻，誠如張若谷某篇作品中的發端說：「我已二十六歲的男子了，我對女性感着飢渴」。他即已近中年，性的飢渴自然不免的，於是他就回到南方，結過婚，伴領太太度着蜜月又旅行天津。這時他的生活非常美滿，他的太太不久也主編了大公報的兒童周刊，而自稱曰「大姊姊」。每在街上或影戲院中總常見他們倆的儂影，最有趣的「大姊姊」生得非常矮，跟高個的丈夫站在一起却好像是個小孩子。

在天津，心冷的字也很出名，他專練就一手「歪不橫廊」的字體，但非常美觀，頗有人在仿效，他也常給人寫書名及卡片，夏天他也「鬻扇」。我曾存着他寫的一張書名，字的大小個配得極富缺陷美。他的字亦甚出色，在正面看是心冷二字，在反面看却又是他的英文署名。

他又別署「寒廬」，在南廬時為生活周刊寫了多篇「寒歸談片」，今夏還曾寫過一篇「天津通訊」，然而此後他却不會再寫了。說到他的死，也並非偶然，他的煙嗜終未戒除，或再加以性的過度餓飽，以至骨瘦如柴，疾病纏身，終至不起。他在大公報早告了長期假，小公園已由他人主編，近來翻大公報觸到小公園一欄，不由感到物在人亡，「丁」去園空，哀悼莫名。一個作家總不會遊得過他所創造的作品或事業的壽命長久呵！

何心冷也不過是個起碼文人，大約還夠不上文彩斑斕的老虎資格，但他既微有文名，小虎的資格總還夠得上吧，而他未遇武都頭即已命歸黃泉，則或以有都頭之嫂也乎？余固不屑於「打死虎」，聊據實描畫如上。

十月十五日

在教室中 秀

大家面面向着黑板，我們等先生來，上課的鐘已經打過五分了。為什麼不望着門呢？大家不敢，怕被別人取笑，上國文課的S先生年紀最輕，常常叫人臉紅的。女學校中男先生常常帶幾分女性化，是同化作用罷，S先生不過來了三個月，近來也漸漸女性化了，說話低聲柔氣，一點剛強的樣子都沒有。不過他講書是認真的，那怕人家三番四次問同一個問題，他總很仔細地回答你。

美和寶並坐着低聲絮語，像一對戀人，他們不關心到室內的喧鬥，好像是在另一個世界。珍在向雪囁嚅，是問她借小說書看，雪是小說王，她什麼書都有，常常在上課時也看，很用心的。雪作文也寫小說，曾被S先生說過，雪說S先生不懂文學。

靜寂的室中聲音漸漸喧亂了，談天看來是大家頂歡喜的，S先生從不遲到在十分鐘以上，這一回却給大家一個暢談的機會。談天的資料是無窮的，譬如淑的頭髮今天頂惹人注意，大家便拿頭髮來做討論的中心，某人的頭髮黃，某人的黑，剪髮燙髮那一家店舖頂好，自己料理有何種祕訣，如何可以使頭髮柔軟美好起來。自然除了淑的頭髮以外，大家討論的事項還很多，而且是開小組會議，各個小組組織各有一個中心問題。

蘭把糖給英吃，寶突然去搶了，這時談天的聲音又被咀嚼的聲音蓋住了，各式各樣的糖果從小口袋裏運進嘴巴去。我們別種幹才可難說，口的工作總是很勤的，無論談天吃物事，不讓男人們占先。

頂頑皮的玉，這時竟離開了自己的座位，走去坐在蘭身旁了，她勾了蘭的頸要和她接吻，引得大家拍手大笑。玉却揚揚自得的說「誰拍手，誰是需要我的，讓我來一個個輪流。」可是她又被力大如牛的蕭捉住了，給面頰上打上幾個唇印，并且惡作劇的蕭還招呼大家去揩油呢。

這一下越鬧越熱烈了，教室中的秩序大亂，我們的女學生菊便開言勸告大家遵守秩序。這時下課的鈴聲響了。原來是S先生請假，我們不曾看見佈告。

飯店便不可少。飯店裏有兼賣咖啡飲料的，幾個友人課餘品茗清談很是雅事。最上等的是西式菜館，價錢很貴，形式頂好，全有潔白台布，彈簧沙發，校中的富家兒郎摩登士女，爭趨其地，作上賓焉。頂便宜的麵店大餅店，也有，苦學生或偶然沒錢的朋友，也有利用來解決飢餓

頂多的是小飯館，各地的都有，因為我們校裏有各地的人，使學生們受用家鄉風味起見，自得各式小飯店應運而生，校裏不吃饭是可以的，在小飯館包飯，小菜可以配胃口，何樂不為。我初進學不懂這道理，學校的飯菜果然不好，下學期我也想吃飯店了，如此

開學典禮

吳廣略

這一天，報紙上大篇幅登着：我們的學校開學了。一千多個未來的學士靜柔的躺在天鵝絨般的床上，豔麗的桃色夢佔據他們的靈魂。臉上閃着暢心的微笑。金色的陽光透進粉紅色的窗幃了。室內的空氣是那麼鮮豔閃目，是一種很富誘惑性的光彩。人們睜開惺忪的睡眼向四周閃射昏迷的眼光，粗暴的返轉身，疲倦地伸腰，「幹他呢，再睡吧！」粗魯的抱着棉被又預備去睡一覺。清晨的微風柔和地吹着，空氣是帶着神秘的涼意，這時候正是宜人睡覺的良辰哩！可是寂靜的清晨，霧圍裏，那討厭的起床鐘噹噹噹地响了，那麼急促的，兇猛的，機械的音調，顯然那音調是在催人立即起床。

「今兒開學了啦！」大學生B說。『真討厭！唉！』宿舍裏充滿怨罵之聲。披起浴衣，皺着臉，舉着怪沉重的脚步行向浴室去。口裏雖毫不在乎的哼着肉麻的水兵歌曲，心兒裏却打轉着種種煩惱，懊悶情緒。他們把給父親寫的偉大志願的信忘了，同時他們也不知道大學生也者究竟是何許人。

鐘聲又急促地響了，是開學典禮的鐘聲。據說，開學典禮是大學最隆重的儀節，每個學生都有參加之必要。然而一九三三的未來派學生們，他們參加開學典禮是醉翁之意的。『看看有漂亮女人沒有，』舊生A說。『看看沒有漂亮女人沒有，』

異性傳送去，那是香水精，那是巴黎香粉，那是耐人尋味的肉味，那是……。這樣的雲團真令人魂消迷醉。飢餓的眼光，向着那角落射去，那角落裏有女人數位。粉紅的旗袍包着緊張的處女特有肉體，這使餓狗般的他們之羣與高彩烈地談論了。



（十月三十日晚報大連特訊）滿鐵當局近在鞍山山麓深約十五丈之處掘出一箱棺發現美女木乃伊一及其他古蹟古錢銅器銀器甚夥，日視為倭寇所獲至寶之一，將運往東京陳列，此事將與天下第一關五字扁額媲美于彼耶，藉口保存文化為名，足以點綴兩國親善空氣。十日漫遊之九

我們的四隣

楊士進

問題的。

飯店的老闆大都和氣，因為和氣可以生財，大概他們都歡喜發財之故吧。不過發財頂有效的却要推女招待，自某店首創使用後，現在差不多只有二三家不用女招待了，有的叫自己的女兒媳婦親自出馬，有的特別去招僱侍來，我其相信這也是上海地方了。不過物以稀為貴，大家有了女招待之後，沒有女招待的地方，生意到也不推板，自然有較漂亮的女招待地方生意更好。

平房，所以不必特說平房二字，然而擺了若干座頭，這是看地而大小而定，空開路的地位是很少的，因為上海是寸金土地，地皮很貴的。中午最熱鬧，每一家小飯店都有人滿之患，早晚比較好些，因為中午只有一小時的工夫，大家在同一時間中吃飯。在這裏學校中所有的膳廳風潮是消滅了，飯店的小菜不好，下次不交易就完事，不能當場出氣，弄了修修要照價賠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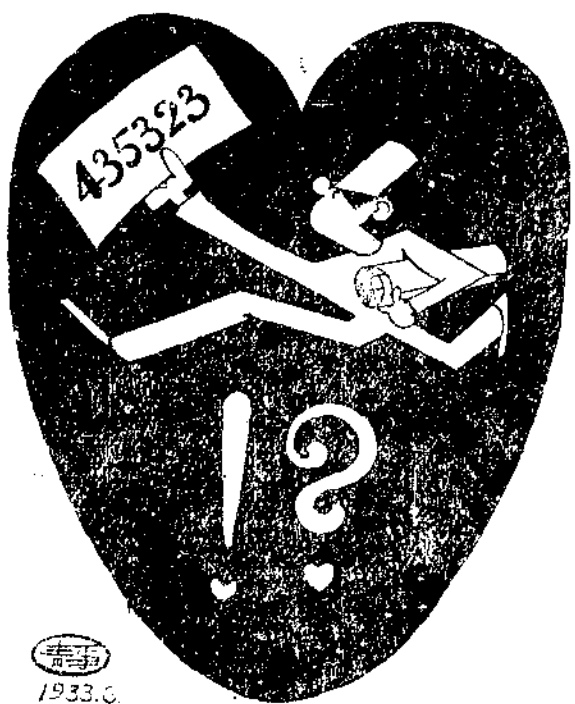
和飯店主人談談，他們不放也不成，能賺的是放賬，這與公子哥兒很喜歡吃，但索討起來真不容易，他們常常會置之不顧，可是不能也不行，他們會換一家去，而且只有在這些人上面可以刮點油水，他們是不計較價錢的。

只談飯店已經寫了不少字，還有西裝店，理髮店，糖果店，化妝品店，水菓店，以及其他學生生活所不必要的店，圍繞着我們的學校。我不能一一多說，學生三千人，也能養活不少人，這也算是民生主義吧。民生主義總沒有不好的了，吃學生飯和靠學生吃飯的不但限於學校之內，所以因學生鬧風而起恐慌者，也不止教師校長了。

「全體肅立！」
像晴天的霹靂一樣，司儀員高聲喊着。
接着便是奏樂。幽揚的音樂聲，這麼樣的有節奏的聲音，皮鞋在光滑地板上又躍躍欲試了；鞋跟輕輕的轉動着。
「唱黨歌……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最敬禮……」（行禮如儀。）
「諸位同學……努力讀書……學術救國……完了。」主席的訓話仍是那麼樣，沉濁的話調。和去年一樣。
校長，教授們見着學生們人山人海，笑啦，哈哈！
又是奏樂了。皮鞋磨擦地板聲和着悠揚的樂曲聲。
「禮成。」司儀員一說，禮堂內馬上紛亂起來，人聲嘩嘩，喧嘩的响着。女學生大發慌，擠得苦皺粉臉，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概。「交關討厭的！」

嬌滴滴地說，羞澀地。
禮堂裏又復歸於沉寂了。
行人道上又擠滿人：油滑的頭，白粉臉孔，紅旗袍，綠旗袍，挺直的西裝，……「照相去！照相！」一個拿着起碼薪水的起碼職員拉高嗓子叫了一聲又一聲。準不錯，這麼多學生子體面極了！這照片上將來題上「一九三三年開學時全體員生之攝影」掛在辦公處，以留永念，多光榮呵。
「上課了啦！」怪傷感的口氣說。學校四處充滿這樣傷感的語調。學校的空氣是悶沉沉的。
這一天，舉行了開學典禮後，未來的學士們像從新關在地獄裏一樣了，眉峯深鎖，滿臉憔悴之紋，嘆息聲時常從唱慣爵士樂曲的嘴裏發出。
「暑假真快過去啦！」
「現在又要上課了！」

「真討厭！」
誰相信，說這些話的都是大學生？
這是所謂未來派的學生吧。
（完）
（續自第十六頁中）
「可是我就得教書了，暑假已快完了，如果到了開學以後還是出不去，那不是很糟！」
「講到做事情，阿！密司脫高！這我比你焦急得多呢，我只請得三天的假，現在已經一星期多過去了，你說！」
我不能回答他這一節；比較起來，這倒的確使我寬了不少的心。從這位姓楊的難友，固然聽到了好些安慰的話，又使我覺得被冤枉的委實並非只我一個人，我無須過分焦急。這也使我這樣會悟着：同難友談談，正如研究文藝。文藝原是苦悶的象徵，有了苦悶，固然可以藉文藝的手段寫成作品，發洩苦悶，好像痛哭一場地舒適一下；就是閱讀別人作品，因為別人作品原也是苦悶的徵象，閱讀以後，固然，明白了苦悶的原不止自己，而且別人底苦悶或者還要大，自然可以平心下氣了。無怪許多難友，皆可犧牲散步，一到天井裏，總是三五成羣地談個不停的。只是不要碰着尖下巴青白臉的那一位，在我。由此我重視起難友來，自然更愛姓楊的一位；以為只要常得同他談談鈴聲又響起來了，只好各回各子。



（十月三十一日大漢晚報）
亦未嘗出，于是全週後來夢境又多一層，見此券券銷路不亨，亦為一層，見此券券銷路不亨，亦為一層。

新生活

蘭

我自這暑假在小學畢業後，就考取了南市××女子中學校。因我的家在法租界西區，離校較遠，就決定去寄宿。

開學的前一天，我繳清了費，定了床位，我的學校新生活，就開始了。

最初幾天夜裏，當我睡得正甜的時候，每被鬧鬧鬧敲更的聲音把我驚醒。醒後，就聽到有人走路的聲音，搬椅子的聲音，在日間聽她們說起這裏的鬼最多，這時，把我嚇得心驚胆戰，只有把被頭往上拖將頭蒙在被裏，有時在夢中聽得有人叫我的名字，開着玩笑的說，好久不見了，你好呀！我起初也時常受驚，後來才

知道是同學中的囑語。
在半夜裏，有的同學醒了，把旁邊的人也推醒了，旁邊的人再推醒旁邊的人，結果全室的人都醒了，大家起來歡呼狂舞一回，再去睡覺。
有一天晚上，不知因什麼緣故而放礮，驚醒了一個同學，她把全室的同學都推醒了，大聲說：「開戰了！快逃吧！」大家慌慌張張，開做一團，背着被，攜了物件，走下樓去，對面碰着訓育先生，他問什麼事，大家說：「你不聽見放礮聲嗎！已開戰了呢？」訓育先生說：「這因為××的緣故，所以開礮，你們不必驚慌，快上樓去，大家再回去就寢，一直睡到第

二天日上三竿，還沒有起身，九點鐘到了，訓育先生照例走來把們鎖了，也不看看裏面有人沒有人，到後來有一位同學起身，開門不開，就再去睡。到十二點鐘，訓育先生再來開門，大家纔起身盥洗。
小學裏有什麼國恥週呀！守時週呀！我們校裏也有相仿的週！前一週學生定為吃糖週，於是寢室裏，教室裏，滿堆着糖，包糖的紙，也擠滿了一地，上週叫瓜子週，同樣的寢室內，教室內，瓜子狼籍，充滿了瓜子的風味。
這種生活，我在小學裏所沒有的，所以我當他是我的學校新生活。

（待續）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這女人緊閉了一下嘴，「誰知道？」
「啊，誰？……但話說回到實際上：我知道昨晚的情形，你一定不會覺得驚奇的？」

「我對於神祕的上帝的工作，從不會覺得驚奇。」
范思嘆了一口氣。「你走吧，海敏。但你順便得告訴白東，說我們這裏需要她來一下。」

那女人笨拙地站了起來，僵僵地走出了屋子。
白東走進來，樣子頗有些惶恐。但她的惶恐仍遮蓋不住那天生的風騷。一雙望着我們的眼光也因受了驚駭而微覺呆滯，她一手不自覺地把垂在耳際的頭髮攏到後面。范思整了整單片眼鏡。

「其實你得穿藍色的衣服，白東，」他急急地對白東說。
「那末和你的橄欖色皮膚更相配了。」

那女人立刻放了心，給范思丟了一吻。
「但我所以特地招你到這兒來。」接下去，「是為了要打聽你陸先生可會親過你的嘴。」

「那一位——陸先生？」她喃喃地說，完全不明白。
在范思問那句話的時候，陸吉士——這子——直立起來，急急地辯白着。但一些也說不明白，祇好忿忿地對着麥根。
范思的嘴斜扭着。「實在是在沒有關係的，白東，」他很快地說。

「你可是要問我一些——昨晚的經過嗎？」那女人問，樣子頗有些失望。
「哦！你知道嗎？」

「她回答。」我已睡着了了——」
「真的。那末，我無庸問你的了。」他很客氣地請她走出去。

「壞東西麥根，我抗議！」白東離開之後，陸叫了起來。
「這樣的自失身分，簡直侮辱！」

麥根也覺得范思剛才的問話有些豈有此理。
「我真不知道這些無聊話問她有什麼好處，」他抑制着自己忿忿說。

「因為你仍堅執着那盜竊的推測，」范思回答。「但假使像陸先生所想的那樣：這案子應當用旁的解釋，那末這兒所存

在的一切情形我們都應當知道並且。不要引起僕役們的疑心也是同樣地重要。……這樣地假裝假呆。我在沒法抓住他們的特殊個體；所以為我做得很好。有幾個已給我引起了興趣。

麥根還未及把回答的話說出來，施德走過拱廊打開大門謙和地歡迎了一個人進來。陸立刻走到客廳去。

「白醫生，」我們聽到他這樣說。「原是料你此刻一定會來的，麥根先生和他同伴都在這裏，他們想和安德談一些話呢。我告訴他們你說過今天下午她是會好一些的了。」
「讓我先看一看她再說，」醫生這樣回答。他急急地走了過去，我們祇聽見他上樓的腳聲。

「這是白隆醫生，」陸回到會客室來對我們說。「他馬上就會來告訴我們安德究竟如何。」他的語調似乎漠不關心，那時我很覺奇怪。

「你認識白隆醫生多久了？」范思問。
「多久？」陸似乎很駭異。「什麼，我一生下來就認識他。跟他同在一個小學堂裏唸書的。他的父親——范納。白隆醫生——陸家的小輩都是由他收的；家庭醫生，醫藥顧問，數不清的這類事都和他有關係。老白隆過世之後，他的兒子就繼承下去，他也是一個聰明人。熟讀藥書。起初父親訓練。後來在德國完成了他的醫學。」

范思心不在焉地點點頭。
「我們這樣等着白隆醫生，不如借這個機會先和雪蘭小姐，令弟利士先生談一會話吧。」
陸用目光示意麥根。得他允許之後；才吩咐施德。

陸利士立刻被找來了。
「你們要麼樣？」他問，緊張地審視着我們。他的語調很有些含怨的樣子，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告訴，在某一種的高音調之中，很可找出像他老兄那樣不耐煩的神氣。

「我們祇是想問你昨晚的情形，」范思答。「我們想這是你可以幫我們忙的事。」
「我怎麼好幫你們的忙？」利士微怒地問，跌倒一只椅子裏。他冷冷地看了他的老兄一眼。「這裏祇有吉士是被鬧醒了

的。」

陸利士是一個短小面皮枯黃的青年，肩膀狹而下垂，頭却不相稱地很大，這樣越發顯出他形容的瘦削。一堆長而直的頭髮蓋在突出的額角上，他有一種搖着頭髮使頭髮往後去的習慣。一對小而狹滑的眼睛在玳瑁框眼鏡裏，不住溜轉似乎永遠不肯停息。他的下巴小而突出，但他自己留意着把牠往裏縮，想表示並不十分突出。他的樣子不是討人喜歡的，但似乎有一種——過分發達的好學深思態度——給人一種他是精悍的人的印象。

范思在深思着。但我明白他是在吸收這個人容貌的每一個特點。後來他才放下了他的香煙，把目光慢慢地轉移到桌上的檯燈。

「你說昨晚悲劇發生的前後你是睡着的。但鎗是在你的隔壁房間裏發生的，你怎麼說呢？」
利士從他的椅子裏移前了一些，把他的頭搖搖，留心地避開着我們的視線。

「我沒有注意到，」他回答，樣子很高興；但同時他似乎覺得理由不甚充足，接着補充道：「在這屋裏的牆壁是非常堅厚的，并且街上永遠非常喧鬧……或許我是戴着被頭睡的。」
「你聽到了鎗聲，自然會把頭攏進被窩的，」吉士補充着說。

利士躍躍欲試地又想自己辯護了，但立刻給范思另一個問題壓了下去。

「陸先生，你對於這案子究竟覺得是什麼一回事？當你自己經知道了詳情並且明白了各種情形。」

「我想警署方面是以為一種竊案。」那青年的目光敏銳地停留在葉達身上。「那不是你們的結論嗎？」
「對的，」偵察長說，他直到現在，曾經保持着——一種倦怠的沉默。「但是令兄似乎以為不是這樣呢。」

「吉士以為不是這樣的緣故，」利士對他的老兄表示了一下不滿意，「或許吉士什麼都知道的了。」他言語之中所包含的涵義是沒有弄錯的。

范思重又攻入他們的隙隙。
「令兄已把他所知道的完全告訴我們了。現在我們想明白你知道得多少。」他那嚴重的態度使利士在椅子裏望後一縮。他的嘴脣抽搐得很厲利，不安地玩弄着衣帶。我那時方發現他的手是有着彎曲而堅厚的骨節的。

「你可以決定是不會聽見鎗聲的嗎？」范思繼續刺探着。
「我早告訴你幾次，我是不會聽見！」他的聲音與平常不同，兩隻手緊緊地握着椅子的靠手。

待續

獄中記

許欽文

我依然緊跨着步履圈子，老是低着頭顧自己走，避開別人底注意。正在靠梅樹的角上轉彎，順眼望見了個穿着皮領頭黑大衣的人，瘦瘦的臉上架着圓大的眼鏡，一望而知是個讀過許多本書的人。第一次散步時不曾見到他，顯然是剛到來的難友。他同我相向走近了，他在深度的近視眼鏡後睜大着兩眼注視我，我已避不開，索性向他作了個輕微的招呼。於是兩人都停步了。

他問了我姓名，我回問他，知道他姓楊，叫做立夫。

「你爲着什麼事情要到這裏來的呢？」我問他。

「爲着別人家底事情，是冤枉的事情呀！」他回。

由我先發問，好像處了攻勢，沒有被尖下巴難友責備的恐慌，已經好久不曾好好同人談話，有了這樣的對手談話，覺得很好。於是又問他，「事情是剛發生的麼？」

「不，」他趕緊說明，「事情本已了結，我已在上海做事。因爲關係的人上訴，重行傳我；我在上海一時來不及到庭，保我的人膽太小，連忙退保，所以又被押起來了。」

「那末如果另外找到了保人，又可以出去了？」

「是的，因爲我是外省人，人地生疏，找個保人很不容易；」他歎了口氣說，「真是冤枉，本來並不是我自己弄出來的事情！」

「怎麼呢？」我想他同我是同病相憐的，連忙這樣追問他。

麼大關係。因爲這兩個都是女的。許多人都議論我有愛情的關係，這才討厭了！」

「有沒證據呢，渠們說你有愛情的關係？」

「證據是沒有的；她們兩個人都沒有愛情的關係，反說旁證倒是很多的。密司金曾經寫過拒絕我求婚的信，這信我保存着；密司金且剛爲我同另一個女子說婚，可見她自己固然不愛我，她知道密司金也不愛我，否則怎會給我同另一個女子做媒呢！」

「這就好了；法院裏是講證據的，你既然有着於死人的事無關的證據，又有着並無愛情關係的證據，不久就可以恢復你底自由的。」

「可是連檢查官也說我，何以『瓜田李下』不知道避嫌疑呢！」

「只要演成慘案的時候不在場，沒有直接的關係，就是有着愛情的關係，也並不要緊。密司脫高，我想你是不要緊的，請安心罷！」

因爲鈴聲已響，站在走廊下開談的難友已在開始行動，走回欄子裏去，他這些末了的話說得很快；於匆忙中他趕班對我說這樣的安慰話，可見他對我有同情，是關心我的表示了。凡事被動，周圍底景物都很生疏，於這樣無可奈何的情境中，我只要能夠使得我暫且寬心一下，就覺得無上安慰，非常感激。

我想像楊立夫這樣的難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的「友」；如果難友的「友」的確是特殊的，那末他可以說是難友中的知己了。

有着楊立夫這位難友，我以前對於難友們的懼怕已無形消滅，自然絕對願意「運動」的時間到來了，不料第二天下午，泥地很濕，照例停止「運動」。第三天又下雨，第四天是星期日，也都照例停止。好容易

到了第五天，雨已停止了，恰巧又碰着紀念日。紀念日各機關都停止辦公，看守所中底辦事人也停止辦公，於是「運動」又停止。直到第六天，沒有下雨，我慌忙趕到那狹長的天井裏，一望見不到那穿着皮領頭黑大衣的姓楊的難友，我以爲他已保了出去，正在失望中耐悶，尖下巴青白臉的難友突在我底面出現，兩眼注視着我起勁地問，「喂！你底事情怎麼了？」

「沒有消息呢！」我無可奈何勉強回答，「已經快兩星期了，也不開庭，也不讓我保釋！」

快兩星期算得多了麼？尖下巴的難友氣憤憤地說，「你真是該苦，誰叫你做阿木林，老老實實地供上。要是你說姓金的先到，檢察官就不會疑心到你底身上來了。一官則虛之，虛則實之，」怎麼你連這種道理也不懂呢！」

「可是，」我又無可奈何地辯說，「的確是姓朱的先到，隔了三天姓金的才到來，這事情許多人都知道；姓金的，還有女用人，也都關在這裏，既然無從通消息預先接洽好，我說了謊，如給檢察官知道了，不是要連別的真話也不相信我的麼？」

「這你還是不懂得這裏底道理的話；」尖下巴的難友又說，「在法官面前，事情只要滑得過就好，否則就是實在冤枉的也要冤枉你，明明白白知道是冤枉的也要冤枉；這不是講良心憑道理的地方。好！這樣，把你羈押兩個月是不算多的了；也許把偵查時間延長，停止接見四個月。審判兩三個月。還得上訴。阿阿！你是恐怕今年不能出去的呢！」

這位尖下巴的難友，我前一次已被他覺得好像胸膛中放了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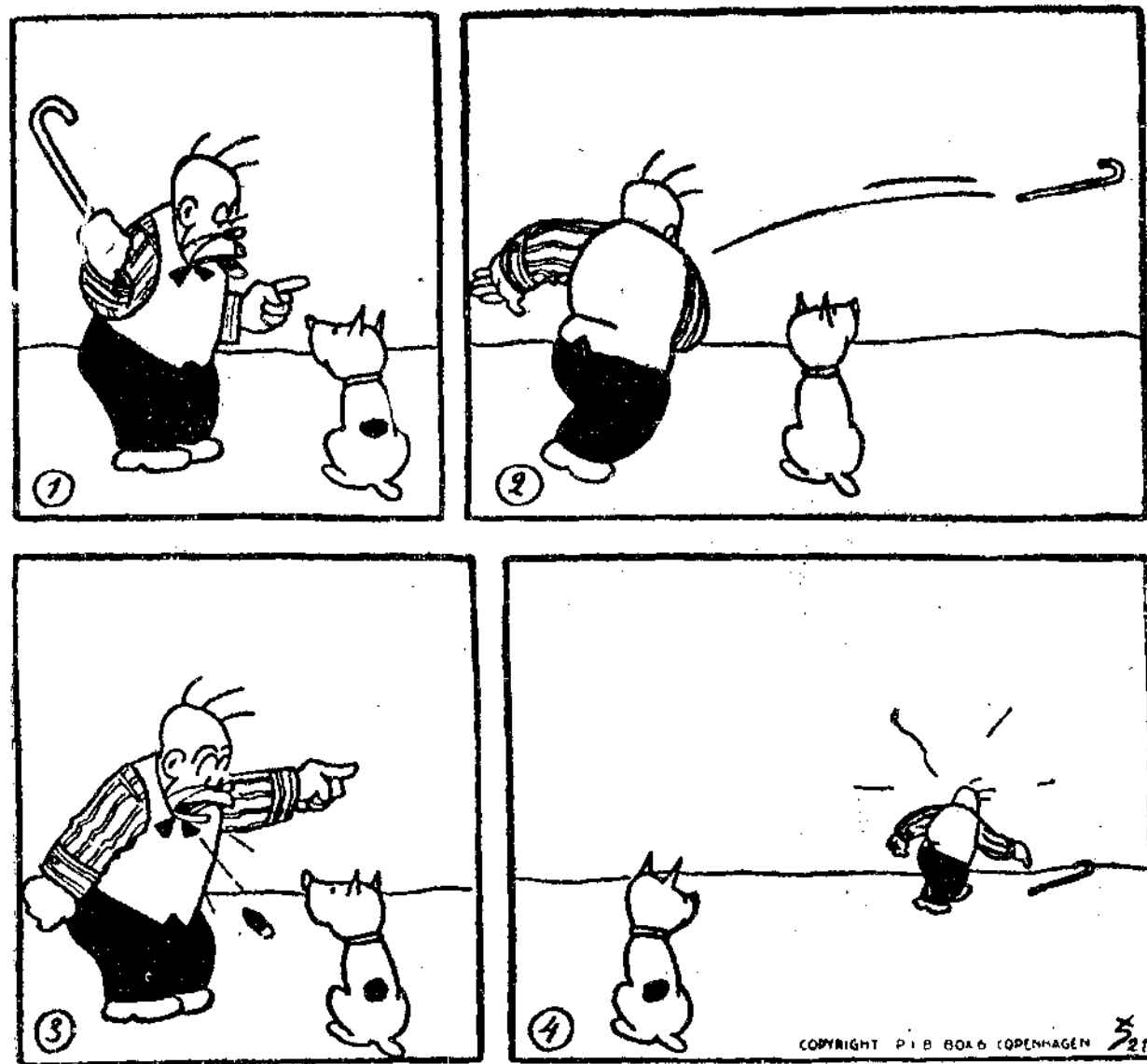
教學國文的祕訣

倚重

民國十六年的當口，一班教書匠大都感到生活的清苦，因此大家丟掉了粉筆去幹革命工作，弄到教員的一隻破飯碗，幾乎無人想要。可是，這班去革命的教書匠，弄得好的幸運兒，自然大談其三五皮主義，神氣活現，直到現在還是頭成橄欖而享着高官厚祿；那班不幸的倒霉兒呢？曇花一現的富貴生活，不久也吃了黑糞而被閻王邀去；比較好一些的，只好回轉頭來，從新拿粉筆而度其教書匠之生活。但是，今非昔比，昔日教書的破飯碗無人想要，現則求之不得已。即使幸而求得，但外面想奪此飯碗者大有人在，而且「師嚴然後道尊」的金字招牌早已打碎了，一不當心，學生就得請你捲鋪蓋；因爲現在人浮於事，打去幾個教書匠，不愁請不到人也。

當教書匠雖難而且最苦的要算是國文的教書匠。因爲，讀過幾年書的中國人，教教中國國文的文字勉強終能敷衍，所以要謀當國文教書匠之人特別的多。然而現在當國文的教書匠，又不及從前了。從前呢，你可以自命不凡昂昂人物，房中書架上放着幾十本的西文書，信口雌黃的大談什麼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你即使說牛克斯是馬克斯的弟弟，或是滿魯西是滿魯東的哥哥，或是幫俄是幫張的俄國，因爲學生根本不知道什麼，自然會對你佩服得五體投地。現在可不對了，即使你沒有講出上面的笑話，如果學生有時找到一個平凡的問題而不能回答，或者回答而錯了，你的可憐的破飯碗上，就有一塊巨而且重的

漫畫 安得生



塊鉛；這次一見着他，他就覺得這塊鉛重行發生作用，聽了他這些話，以為我對於他並無過不去的地方，他對於我何必這樣「相煎太急」！

我想：甯可把我明天或者下一個鐘頭就去槍斃，不願意有人這樣來恐嚇我；我已經夠難受，我最需要的只是暫且的寬心。我已經五六天不曾散步，肩背緊縮着，四肢酸痛麻木。尖下巴的難友站在我底面前，好像是牢牢地釘着的木椿；我好像是好像被一條無形的鐵鏈在這橋上繫住了。我想盡力掙扎脫這困境，

趕快用勁散一同步。正要提起腳來跨步，忽然身旁響來了話，「不見得能，我看密司脫高底事情並沒有什麼要緊！」

這話聲我有些熱，連忙旋轉臉去察看，首先看到的是月白軟綢的袍子，有着許多油污跡，已經大半變成了灰色。架在那青黃瘦瘦的臉上的大圓眼鏡不由地使我驚奇，從那軟綢袍子順眼看到了腳，那閃亮的漆皮鞋才使我認定剛才說話的這一位，原來就是楊立夫難友。

大概剛才因為被尖下巴的難友

說得太難堪，我底神氣很不好，所以姓楊的難友特地插嘴來說些安慰我的話。這時好像他已察覺了我為着他換穿了這種衣服的驚奇，首先向我作了個苦笑，隨即說，「沒有法子，老是靜坐着冷得發冷，又沒有火爐，幸虧同欄子的難友借了我一件穿的棉襖。」——你看，裏面還穿犯人穿的棉襖呢！」

說了，他掀起袖子來給我看看那裏面的衣服，是灰白起碼粗布做成的。

「這我知道，」我說，「第一

天晚上我也穿過，因為沒有被舖，幸虧看守的人要好，借給我兩件這樣的棉襖，我一件當作枕頭，另一件穿在身上，把大衣脫下當作被蓋。」

「真是沒有法子！」

「有什麼話可說呢！」我噓了口氣應和他，「我以為你已經保出去了，怎麼還是留在這裏呢？」

「找不到保人呀！外省人，現在上海戰事很緊，來往信件又不靈便。不過總已快了罷，我前星期同時發出去好幾封快信。」

「你只要找到保人就好，這總

是容易的！可是我……」

「阿！」楊難友臉上轉為笑容說，「你不必過於擔心，法院總得講證據，你既然有着許多有利的人證物證，總得慢慢弄清楚；將來水落石出，你就恢復自由了。只要於心無愧，在這裏多等幾天也沒有什麼大要緊。」

(續見第十三頁)

教育原理

(教育在循循善誘之外，尤貴以身作則)

編輯室

• 本期稿件擁擠，吾人先生的律師自白，曾迭先生的律師文件，何人先生的異性熱力稿等，留待下期發表，斌小姐因略有感冒，此次曾有信寄出，故未收到稿子，因之只得缺刊。

• 懸賞徵答應徵者甚多，現尚有十天猶豫，希望大家努力參加，該項結果，當於明年一月十日之本刊上發表，因來件既多，審閱費時，必須有此一月之工夫方能竣工也。有許多應徵者只寄了一次或二次來，此為殘缺不全，照規則應有九次全齊，方可得獎，希各注意，如未全者，即希補寄。

• 孔祥熙先生做了財長的第一個紀念週上的報告說要全國人民能犧牲，明瞭政府目前之處境與緩急，則財政難關可以過去。或謂人民之犧牲，已至這個程度，再要怎樣才是，政府計劃增稅，以強固人民犧牲可也，何必再說別話。但孔氏之能說真心話，比之口蜜腹劍的別種人，似略有可取處。別人決不說要人民犧牲，說利民福國，其結果也是犧牲人民。

大石子飛了過來。所以，現在當國文教員，也正像政界裏做官，今天不知道明天的飯碗。

我吃了十五年的粉筆飯，自問多少有些經驗，鑒於同事打破飯碗的可憐，所以熱心將這秘訣供獻出來；但我不要求專利，一任同事們的採用。

現在教國文，一種是大談其普羅文學，因為社會情形是如是，世界潮流是如是，你大談普羅文學，學生知道你是「一等新人」，對你會佩服得五體投地。況且，所謂普羅文學，在中國正是禁止之物，學生自己要去找些材料作參攷而有所不能，講錯些也不要緊，決不會有會來提你的錯而打破你的飯碗的。這是一種絕好的教學國文的秘訣。但這秘訣也有行不通的地方，就是你危險人物，你雖安分守己，當心禍從天上來，不知不識的要人們，不來可憐你和原諒你的苦衷，請你去嘗鐵窗風味，你的腦袋就有喬遷之喜的希望。如果你要小心些，那你還是用另一種方法，就是大談其國故，使學生不知道，而且政府方面，也因提倡讀經，當然對你可以「心照不宣」。我朋友中實行此種方法者很多，而尤其是在北平方面。要保持飯碗的朋友，不妨把這種方法試試，方知我言之不謬也。

假如果有人問：「你教學生不懂的東西，學生能得益乎？」我的回答是：你問得太蠢了，學生懂不懂你去管他娘！在今日的情形之下，你保你的飯碗已很好了，再去談什麼學生懂不懂。

代郵 秀，關，無名氏，
干戈，請示通訊地址。

詩篇月刊

十一月一日創刊

綠社出版

朱維基編輯

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詩篇第一期目錄

第一次說話	編者	
自殉者	朱維基	
HIDEKO	——	
自然的命令	邵洵美	
自己	——	
在紫金山	——	
薰琴的詩	龐薰琴	
Moon-Shadow	Ida T-reat	
(附譯文)		
一顆離星的隕落	林徽音	
烏賽羅和黛莫娜的死		
William Shakespeare	朱維基	
工人的樂園		
Charles Baudelaire	林徽音	
論詩		
Leish Hunt	朱維基	
中國詩壇		
(一)評「花香樹」和「翠舒草」	邵洵美	
(二)評傅爾「失樂園」中節	朱維基	



牌子最早

出品最好

信譽最老

地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九一三三一號
九一三三四號
電報二二二二號

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

TELGE & SCHROETER

S H A N G H A I

本行機器部常備各種現貨機器陳列樣子間備客選購對於印刷廠鐵工廠各項機器尤夥常駐專門工程師代客言劃各項實業工廠如蒙惠顧詢問無不詳答

號二一二路川四海上

行洋來泰商德

號九〇七三一話電

十日談投稿簡則

一、本刊為社會大眾一般讀物，輔佐文化，宣揚藝術，批判社會，記述現狀，各項稿件，均極歡迎。

一、來稿一經刊登，酌送酬報，版權亦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有出版之優先權。

一、本刊文字，以語體為主，並須用新式標點。

來稿如係譯文，應附原文，或注明原文出處，以資查攷。

一、本刊每逢十日出版，收稿以逢五日為止，如在五日以後收到者當刊入次期。

一、本稿不論文字畫除預先聲明及附足回函郵資者外，概不負保存或退還之責。

一、本刊收稿一乘大公，收稿人請勿輕人介紹，以免利藪麻煩。

一、來稿逕寄上海福州路九十一號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周折延誤。

(一九三三年九月廿)

訂購

全國運動會專刊

本刊全部用最新式影寫版精印為九開巨冊由
 葉凌予主編特約攝影名手宗惟慶張有德陳壽
 德陳嘉震崑赴會場攝影並特約體育記者
 夏承楹滕樹毅章繩治撰記競賽印象及特約漫
 畫家沈逸千在場速寫選手姿態所有本屆全運
 會之一切景象可謂搜羅殆盡刊輯靡遺誠為我
 國有全運會以來僅見之唯一盡善盡美之專集

十一月十日出版
 每冊特價大洋六角

- 歡迎同業代售
- 批價特別克己

總發行所：北圖書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電話二九〇一號